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87, No. 1624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台灣某大德提供

No. 1624-A 洪覺範林間錄序

臨川 謝逸 撰

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

雲菴老人。故能游戲翰墨場中。呻吟警效皆成文章。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。莫非尊宿之高行。叢林之遺訓。諸佛菩薩之微旨。賢士大夫之餘論。每得一事。隨即錄之。垂十年間。得三百餘事。從其游者。本明上人。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。燕坐之暇。以其所錄析為上下帙。名之曰林間錄。因其所錄有先後。故不以古今為詮次。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。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。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。所至之地。借觀者成市。明懼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真。於是刻之於板而俾余為序。以壽後世焉。余謂斯文之作。有補於宗教。如儉歲之梁稷。寒年之繒纊。豈待余序然後傳哉。願託斯文以傳不朽。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。昔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。請潘岳為表。先作二百語以述己之志。岳取而次比之。便成名筆。時人咸云。若廣不假岳之筆。岳不假廣之旨。無以成斯美也。今覺範口之所談。筆之所錄。兼有二子之美。何哉。大抵文士有妙思者。未必有美才。有美才者。未必有妙思。惟體道之士。見亡執謝。定亂兩融。心如明鏡。遇物便了。故縱口而談。信筆而書。無適而不真也。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。得非體道而然耶。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。覺範名慧洪。筠陽人。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。盖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。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序。

No. 1624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

杭州興教小壽禪師。初隨天台韶國師。普請。聞墮薪而悟。作偈曰。撲落非他物。縱橫不是塵。山河及大地。全露法王身。國師頷之而已。及開法。衲子爭師尊之。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。往候壽。至湖上。去騶從。獨步登寢室。壽方負暄毳衣自若。忽見之。問曰。官人何姓。王公曰。隨姓王。即拜之。壽推蒲團藉地而坐。語笑終日而去。門人見壽。讓之曰。彼王臣來。柰何不為禮。此一眾所係。非細事也。壽唯唯。佗日。王公復至。寺眾橫撞大鐘。萬指出迎。而壽前趨立于松下。王公望見。出輿握其手曰。何不如前日相見。而遽為此禮數耶。壽顧左右。且行且言曰。中丞即得。柰知事曠何。其天資粹美如此。真本色住山人也。

白雲端禪師。有逸氣。少游湘中。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居雲蓋。一見。心奇之。與語每終夕。會忽問曰。上人落髮師為誰。對曰。茶陵郁和尚。會曰。吾聞其過溪有省。作偈甚奇。能記之否。端即誦曰。我有神珠一顆。久被塵勞關鎖。今朝塵盡光生。照破山河萬朵。會大笑而去。端愕然左右視。通夕不寐。明日。求入室咨詢其事。時方歲旦。會曰。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。對曰。見之。會曰。汝一籌不及渠。端又大駭曰。何謂也。會曰。渠愛人笑。汝怕人笑。端因大悟於言下。

魏府老元華嚴示眾曰。佛法在日用處。在行住坐臥處。喫茶喫飯處。語言相問處。所作所為。舉心動念。又却不是也。又曰。時當缺減。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。汝輩入我法中。整頓手脚未穩。早是三四十年。須與衰病至。衰病至則老至。老至則死至。前去幾何。尚復恣意。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。文潞公鎮北京。元公來謁別。潞公曰。法師老矣。復何往。對曰。入滅去。潞公笑謂其戲語。目送之歸。與子弟言。其道韻深穩。談笑有味。非常僧也。使人候之。果入滅矣。大驚嘆異久之。及闍維。親往臨觀。以瑠璃餅置坐前。祝曰。佛法果靈。願舍利填吾瓶。言卒。煙自空而降。布入瓶中。烟滅。舍利如所願。潞公自是竭誠內典。恨知之暮也。

棲賢謚禪師。建陽人。嗣百丈常和尚。性高簡。律身精嚴。動不遺法度。暮年。三終藏經。以坐閱為未敬。則立誦行披之。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少。從之累年。故其平生所為。多取法焉。嘗曰。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。叢林標表也。雪竇顯禪師嘗自淮山來。依之不合。乃作師子峰詩而去。曰。踞地盤空勢未休。爪牙安肯混常流。天教生在千峰上。不得雲擎也出頭。

李肇國史補曰。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。弟子出家得否。欽曰。出家是大丈夫事。非將相所為。趙公嘆賞其言。贊寧作欽傳。無慮千言。雖一報曉雞死。且書之。乃不及此。何也。

大覺禪師璉公。以道德為 仁廟所敬。天下想望風采。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。而皆不為。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。容百許人而已。棲賢舜老夫。為郡吏臨以事。民其衣。走依璉。璉館於正寢。而自處偏室。執弟子禮甚恭。王公貴人來候者。皆恠之。璉具以實對。且曰。吾少嘗問道於舜。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。聞者嘆服 仁廟知之。賜舜再落髮。仍居栖賢。

唐宣宗微時。武宗疾其賢。數欲殺之。宦者仇公武保佑之。事迫。公武為薙髮作比丘。使逸游。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。至杭州。鹽官禪師安公者。江西馬祖之高弟。一見異之。待遇特厚。故宣宗留鹽官[宋-木+取]久。及即位。思見之。而安公化去久矣。先是。武宗盡毀吾教。至是復興之。雖法之隆替系於時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。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。而新書略之。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。為可嘆也。嘗有贊其像者曰。已將世界等微塵。空裏浮華夢裏身。勿謂龍顏便分別。故應天眼識天人。

贊寧作大宋高僧傳。用十科為品流。以義學冠之已可笑。又列崑頭豁禪師為苦行。智覺壽禪師為興福雲門大師僧中王也。與之同時。竟不載。何也。

長沙岑禪師因僧亡。以手摩之曰。大眾。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。會麼。乃有偈曰。目前無一法。當處亦無人。蕩蕩金剛體。非妄亦非真。又曰。不識金剛體。却喚作緣生。十方真寂滅。誰在復誰行。雪峰和尚亦因見亡僧。作偈曰。低頭不見地。仰面不見天。欲識金剛體。但看鬮體前。玄沙曰。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。萬里神光頂後相。有僧問法眼。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。答曰。是汝面前。又問。遷化向什麼處去。答曰。亡僧幾曾遷化。進曰。爭奈即今何。答曰。汝不識亡僧。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。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。作南禪師圓寂日偈。曰。去年三月十有七。一夜春風撼籌室。三角麒麟入海中。空餘片月波心出。真不掩偽。曲不藏直。誰人為和雪中吟。萬古知音是今日。又曰。昔人去時是今日。今日依前人不來。今既不來昔不往。白雲流水空悠哉。誰云秤尺平。直中還有曲。誰云物理齊。種麻還得粟。可憐馳逐天下人。六六元來三十六。

南禪師居積翠。時以佛手。驢脚。生緣語問學者。答者甚眾。南公瞑目如入定。未嘗可否之。學者趨出。竟莫知其是非。故天下謂之三關語。晚年。自作偈三首。今只記其二。曰。我手佛手齊舉。禪流直下薦取。不動干戈道處。自然超佛越祖。我脚驢脚並行。步步皆契無生。直待雲開日現。此道方得縱橫。雲蓋智禪師嘗為予言曰。昔日再入黃檗。至坊塘。見一僧自山中來。因問。三關語。兄弟近日如何商量。僧曰。有語甚妙。可以見意。我手何似佛手。曰月下弄琵琶。或曰遠道擊空鉢。我脚何似驢脚。曰鷺鷥立雪非同色。或曰空山踏落花。如何是汝生緣處。曰某甲某處人。時戲之曰。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。驢脚。生緣意旨。汝將遠道擊空鉢對之耶。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。若俱將對。則佛法混濫。若揀擇對。則機事偏枯。其僧直視無所言。吾謂曰。雪峰道底。

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。升座。僧問。如何是法身。答曰。法身無相。如何是法眼。答曰。法眼無瑕。時道吾笑於眾中。會遙見。因下座問曰。上座適笑。笑何事耶。道吾曰。笑和尚一等行脚。放複子不著所在。會曰。能為我說否。對曰。我不會說。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。可往見之。會因散眾而往。船子問曰。大德近住何寺。對曰。寺則不住。住則不寺。船子曰。不寺。似箇什麼。對曰。不是目前法。船子曰。何處學得來。對曰。非耳目所到。船子笑曰。一句合頭語。萬劫繫驢橛。嗟乎。於今叢林師受弟子。例皆禁絕悟解。推去玄妙。唯要直問直答。無則始終言無。有則始終言有。毫末差誤。謂之狂解。使船子聞之。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。由此觀之。非特不善悟。要亦不善疑也。善疑者。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。悟道之緣。其語言具在。皆可以理究。以智知。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。以機用應物。觀其問答。溟滓然。令人坐睡。其道異諸祖耶。則嗣其法。其不異耶。則所言乃爾不同。故知臨濟大師

曰。大凡舉論宗乘。須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者。蓋明此也。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權時語言。可悲也。

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。三易法席。學者追崇。道顯著矣。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。雪竇已奇之。僧有誦其語。至曰。譬如鴈過長空。影沈寒水。鴈無遺蹤之意。水無沈影之心。因搏髀嘆息。即遣人慰之。懷乃敢一通狀。問起居而已。滄山真如禪師從真點胸游最久。叢林戶知之。然對客。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。至圓寂日。展畫像。但薦茶果而已。二大老識度甚遠。退託涼薄以諷後學。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。

雲菴和尚居洞山時。僧問。華嚴論云。以無明住地煩惱。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。一切眾生皆自有之。只為智體無性無依。不能自了。會緣方了。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是成諸佛不動智。理極深玄。絕難曉達。雲菴曰。此最分明。易可了解。時有童子方掃除。呼之回首。雲菴指曰。不是不動智。却問如何是汝佛性。童子左右視。惘然而去。雲庵曰。不是住地煩惱。若能了之。即今成佛。又嘗問講師曰。火災起時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。世間空虛。是否。對曰。教有明文。安有不是之理。雲庵曰。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。講師舌大而乾笑曰。不知。雲庵亦大笑曰。汝所講者。紙上語耳。其樂說無礙之辨。答則出人意表。問則學者喪氣。蓋無師自然之智。非世智可當。真一代法施主也。

二祖大師服勤累年。至於立雪斷臂。而達磨僅以一言語之。牛頭懶融枯禪窮山。初無意於有聞。而四祖自往說法。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。其必有旨耶。

楊文公談苑記。沙門寶誌銅牌記識未來事云。有一真人在冀川。開口張弓在左邊。子子孫孫萬萬年。江南中主。名其子曰弘冀。吳越錢鏐諸子。皆連弘字。期以應之。而宣祖之諱正當之也。又記。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。謂宰相曰。佛教以謂頭目髓腦有利於眾生。尚無所惜。寧復以銅像愛乎。銅州大悲甚靈應。當擊毀。以斧擊其胸。鑿破之。太祖親見其事。後世宗北征。病疽發胸間。咸謂其報應。太祖因信重釋教。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。太祖初幸相國寺。問僧錄贊寧。可拜佛否。寧奏曰。不拜。問其故。寧曰。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因以為定制。二公所記皆有深意。決非苟然予聞君子樂與人為善。雖善不善謂之矜。文忠公每恨平心為難。豈真然耶。

唐僧元曉者。海東人。初航海而至。將訪道名山。獨行荒陂。夜宿塚間。渴甚。引手掬水于穴中。得泉甘涼。黎明視之。鬻體也。大惡之。盡欲嘔去。忽猛省。嘆曰。心生則種種法生。心滅則鬻體不二。如來大師曰。三界唯心。豈欺我哉。遂不復求師。即日還海東。疏華嚴經。大弘圓頓之教。予讀其傳至此。追念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。作偈曰。夜塚鬻體元是水。客盃弓影竟非蛇。箇中無地容生滅。笑把遺編篆纒斜。

棗栢大士。清涼國師。皆弘大經。造疏論。宗於天下。然二公制行皆不同。棗栢則跣行不滯。超放自如。以事事無礙行心。清涼則精嚴玉立。畏五色糞。以十願律身

。評者多喜棗栢坦宕。笑清涼縛束。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。予曰。是大不然。使棗栢薙髮作比丘。未必不為清涼之行。蓋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。非如餘經有局量也。

晉鳩摩羅什。兒時隨母至沙勒。頂戴佛鉢。私念。鉢形甚大。何其輕耶。即重。失聲下之。母問其故。對曰。我心有分別。故鉢有輕重耳。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。念未生時。量同太虛。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。萬類紛然。何故靈驗不等。曰是皆亂想虛妄。如困夢中事。心力昧略微劣故也。嗟乎。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。而王祥臥冰則魚躍。耿恭祝井則泉冽。何也。蓋其養之之專。故靈驗之應。速如影響。

菩提達磨初自梁之魏。經行於嵩山之下。倚杖於少林。面壁燕坐而已。非習禪也。久之。人莫測其故。因以達磨為習禪。夫禪那。諸行之一耳。何足以盡聖人。而當時之人以之為史者。又從而傳茲習禪之列。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為伍。雖然。聖人非止於禪那。而亦不違禪那。如易出乎陰陽。而亦不違乎陰陽。

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。山中有無名老僧。唯植松。人呼為栽松道者。嘗請於祖曰。法道可得聞乎。祖曰。汝已老。脫有聞。其能廣化耶。儻能再來。吾尚可遲汝。乃去。行水邊。見女子浣衣。揖曰。寄宿得否。女曰。我有父兄。可往求之。曰。諾我即敢行。女首肯之。老僧回策而去。女。周氏季子也。歸輒孕。父母大惡。逐之。女無所歸。日庸紡里中。夕於眾館之下。已而生一子。以為不祥。弃水中。明日見之。泝流而上。氣體鮮明。大驚。遂舉之。成童。隨母乞食。邑人呼為無姓兒。四祖見於黃梅道中。戲問之曰。汝何姓。曰。姓固有。但非常姓。祖曰。何姓。曰。是佛性。祖曰。汝乃無姓耶。曰。姓空故無。祖化其母。使出家。時七歲。眾館今為寺。號佛母。而周氏尤盛。去破頭山佇望間。道者肉身尚在。黃梅東禪有佛母塚。民塔其上。傳燈錄。定祖圖記忍大師姓周氏者。從母姓也。大宋高僧傳乃曰。釋弘忍。姓周氏。其母始娠。移月光照庭室。終夕若晝。異香襲人。舉家欣駭。安知眾館本社屋。生時置水中乎。又曰。其父偏愛。因令誦書。不知何從得此語。其敘事妄誕大率類此。開元中。文學閻丘均為塔碑。徒文而已。會昌毀廢。唐末烽火。更遭蹂踐。愈不可考。知其書謬者。母氏周。而曰有父故也。無為子嘗贊其像曰。人孰無父。祖獨有母。其母為誰。周氏季女。濁港滔滔入大江。門前依舊長安路。

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。吟添鉢聲。一嫗出棘扉間曰。太無獸足生。斷際曰。汝猶未施。反責無獸。何耶。嫗笑。掩扉。斷際異之。與語。多所發藥。辭去。嫗曰。可往南昌見馬大師。斷際至江西。而大師已化去。聞塔在石門。遂往禮塔。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。因敘其遠來之意。願聞平昔得力言句。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。斷際吐舌大驚。相從甚久。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。考其時。嫗死久矣。而大宋高僧傳曰嫗祝斷際見百丈。非也。

雲居佛印禪師曰。雲門和尚說法如雲。絕不喜人記錄其語。見必罵逐曰。汝口不用。反記我語。佗時定販賣我去。今對機室中錄。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。隨所聞。隨

即書之。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。正如吹網欲滿。非愚即狂。可嘆也。

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。傍僧呼曰。和尚。看虎。玄沙見虎。顧僧曰。是你。靈潤法師山行。野燒迅飛而來。同游者皆避之。潤安步如常曰。心外無火。火實自心。謂火可逃。無由免火。火至而滅。嚴陽尊者單丁住山。蛇虎就手而食。歸宗常公刈草。見蛇芟之。傍僧曰。久聞歸宗。今日乃見一羸行沙門。常曰。你羸。我羸耶。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。謂就事。就理。入就。事理出就。事理之外。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。親近以自治。藏鋒之用以治物。

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。如傳燈錄所載則曰。道悟得法於石頭。所居寺曰天皇。婺州東陽人。姓張氏。年十四出家。依明州大德披刳。年二十五。杭州竹林寺受具。首謁徑山國一禪師。服勤五年。大歷中。抵鍾陵謁馬大師。經二夏。乃造石頭。元和丁亥四月示疾。壽六十。臘三十五。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。道悟嗣馬祖。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。其略曰。師號道悟。渚宮人。姓崔氏。即子玉後胤也。年十五。於長沙寺禮曇鸞律師出家。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。謁石頭。扣寂二年無所契悟。乃入長安親忠國師。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。謁馬大師。大悟於言下。祝曰。他日莫離舊處。故復還渚宮。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。十三日歸寂。壽八十二。臘六十三。考其傳。正如兩人。然玄素所載曰。有傳法一人崇信。住澧州龍潭。南嶽讓禪師碑。唐聞人歸登撰。列法孫數人于後。有道悟名。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。列馬祖之嗣六人。首曰江陵道悟。其下注曰兼稟徑山。今妄以雲門。臨濟二宗競者。可發一笑。

草堂禪師牋要曰。心體靈知不昧。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。都無差別之相。以體明故。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。色自差而珠無變易。如珠現黑時。人以珠為黑者。非見珠也。離黑覓珠者。亦非見珠也。以明黑都無為珠者。亦非見珠也。馬祖說法。即妄明真。正如以黑為珠。神秀說法。令妄盡方見覺性者。離妄求真。正如離黑覓珠。牛頭說法。一切如夢。本來無事。真妄俱無。正如明黑都無為珠。獨荷澤於空相處。指示知見。了了常知。正如正見珠體。不顧眾色也。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。是大不然。即妄明真。方便語耳。略知教乘者皆了之。豈馬祖應聖師遠識為震旦法主。出其門下者如南泉。百丈。大達。歸宗之徒。皆博緣三藏。熟爛真妄之論。爭服膺師尊之。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。又以牛頭之道。一切如夢。真妄俱無者。是大不然。觀其作心王銘曰。前際如空。知處迷宗。分明照境。隨照冥濛。縱橫無照。最微最妙。知法無知。無知知要。一一皆治知見之病。而荷澤公然立知見。優劣可見。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為珠者。豈不重欺吾人哉。至如北秀之道。頓漸之理。三尺童子知之。所論當論其用心。秀公為黃梅上首。頓宗直指。縱曰機器不逮。然亦飫聞飽參矣。豈自甘為漸宗徒耶。蓋祖道于時疑信半天下。不有漸。何以顯頓哉。至於紛爭者。皆兩宗之徒。非秀心也。便謂其道止如是。恐非通論。吾聞大聖應世。成就法道。其權非一

。有顯權。有冥權。冥權即為異道。為非道。顯權則為親友。為知識。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。

唐僧復禮有法辯。當時流輩推尊之。作真妄偈。問天下學者曰。真法性本淨。妄念何由起。從真有妄生。此妄何所止。無初即無末。有終應有始。無始而無終。長懷憤茲理。願為開玄妙。析之出生死。清涼國師答曰。迷真妄念生。悟真妄即止。能迷非所迷。安得長相似。從來未曾悟。故說妄無始。知妄本自真。方是恒妙理。分別心未忘。何由出生死。圭峰禪師答曰。本淨本不覺。由斯妄念起。知真妄即空。知空妄即止。止處名有終。迷時號無始。因緣如幻夢。何終復何始。此是眾生源。窮之出生死。又曰。人多謂真能生妄。故妄不窮盡。為決此理。重答前偈曰。不是真生妄。妄迷真而起。悟妄本自真。知真妄即止。妄止似終末。悟來似初始。迷悟性皆空。皆空無終始。生死由此迷。達此出生死。予味二老所答之辭。皆未副復禮問意。彼問真法本淨。妄念何由而起。但曰迷真不覺。則孰不能答耶。因為明其意。作偈曰。真法本無性。隨緣染淨起。不了號無明。了之即佛智。無明全妄情。知覺全真理。當念絕古今。底處尋終始。本自離言詮。分別即生死。

雲菴和尚嘗曰。諸佛隨宜說法。意趣難解。如起信曰若有眾生來求法者。隨己能解。方便為說。不應貪著名利恭敬。唯念自利利他。回向菩提故者。為弘法太峻者言之也。圓覺曰末世眾生欲修行者。應當盡命供養善友。事善知識。彼善知識欲來親近。應斷瞋恨。現逆順境。猶如虛空者。為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。雖然。為弟子者能不忘精進。則為師者不害於太峻。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。而責以慳法則過矣。侍者進曰。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式。可得聞乎。曰。法華曰。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。以順法故。不多不少。乃至深愛法者。亦不為多說。此佛之遺意也。

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。年纔十六七。泊舟秦淮。宿奉先寺。時寺皆講。人見其禪者。又少之。不為禮。穎讓曰。佛記比丘。惡客比丘至者。法將滅。爾輩安為之耶。有畬者曰。上人即主此。敬客未晚。[穎-禾+木]笑曰。我顧未暇居此。然能易道行者。使飯十方僧。報佛恩耳。時內翰葉公清臣守金陵。穎袖書謁之。葉公曰。昨晚至此。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。對曰。夜閱舊碑知之。因極言律居之弊。敗傷風化。葉公大奇之。奉先緣是乃為禪林。吳中講師多譏諸祖傳法偈無譯人。禪者與之辨。失其真。適足以重其謗。穎諭之曰。此達磨為二祖言者也。何須譯人耶。如梁武初見之。即問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答曰。廓然無聖。進曰。對朕者誰。又曰。不識。使達磨不通方言。則何於是時便能爾耶。講師不敢復有辭。其挫服魔外之氣。無師自然之智發自妙齡。而遇事則應無所疑畏。天性則然。後為石門聰之嗣。首山嫡孫也。

涅槃經。迦葉菩薩白佛言。世尊。如佛所說。諸佛世尊有秘密藏。是義不然。何以故。諸佛世尊唯有密語。無密藏。譬如幻主機關木人。人雖覩見屈伸俯仰。莫知其內而使之然。佛法不爾。咸令眾生悉得知見。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。佛讚迦葉。

善哉。善哉。善男子。如汝所言。如來實無秘密之藏。何以故。如秋滿月處空。顯露清淨無翳。人皆觀見。如來之言亦復如是。開發顯露。清淨無翳。愚人不解。謂之秘藏。智者了達。則不名藏。又曰。又無語者。猶如嬰兒言語未了。雖復有語。實亦無語。如來亦爾。語未了者。即秘密之言。雖有所說。眾生不解。故名無語。故石頭曰。乘言須會宗。勿自立規矩。藥山曰。更須自看。不得絕却言語。我今為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。長慶曰。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。且不說傳語。且道心作麼生傳。若也無言啟蒙。何名達者。雲門曰。此事若在言語上。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。因什麼道教外別傳。若從學解機智得。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。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。以此故知。一切有心。天地懸殊。雖然如是。若是得底人。道火何曾燒著口耶。予每曰。衲子於此徹去。方知諸佛無法可說。而證言說法身。如何是言說法身。自答曰。斷頭船子下揚州。

王文公曰。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。名為齋者。與眾生接。不可不齋。又以佛性故。等視眾生。而以交神之道見之。故首楞嚴曰。嚴整威儀。肅恭齋法。又曰。梵語三昧。此云正定。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。異於無明所緣受。故圓覺曰。三昧正受。釋者謂梵語三昧。此云正受。而寶積云三昧及正受。則此釋非也。

曹溪大師將入涅槃。門人行瑫。超俗。法海等問。和尚法何所付。曹溪曰。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。又問。誰人。答曰。若欲知者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。圭峰欲立荷澤為正傳的付。乃文釋之曰。嶺者。高也。荷澤姓高。故密示之耳。欲抑讓公為旁出。則曰。讓。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徒。此類數可千餘。嗚呼。逐鹿者不見山。攫金者不見人。殆非虛言。方密公所見。唯荷澤故。諸師不問是非。例皆毀之。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。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。而輒以意求。讓公僧中之王。而謂之汎徒。詳味密公之意。可以發千載之一笑。

老安國師有言曰。金剛經曰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無所住者。不住色。不住聲。不住迷。不住悟。不住體。不住用。而生其心者。即一切法而顯一心。若住善生心。即善現。若住惡生心。即惡現。本心即隱沒。若無所住。十方世界唯是一心。信知曹溪大師云。風幡不動。是心動。脩山主有偈曰。風動心搖樹。雲生性起塵。若明今日事。暗却本來人。

有僧問晦堂老人曰。五祖前身。栽松道者。嘗託周氏女而生。彼三緣不和合。何從而生耶。老人笑曰。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。伊尹生於空桑乎。對曰。聞之。汝於彼二人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。而獨疑五祖耶。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。皆以此為疑。及聞此語。莫不釋然。予以謂老人所示。未欲極教乘之本意。第就其機。息狂情耳。馬大師曰。佛是能仁。有智慧。善機宜。能破一切眾生疑網。出離有無等縛。其斯之謂歟。

宗鏡錄。曰。雖然心即是業。業即是心。既從心生。還從心受。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。答曰。但了無作。自然業空。所以云。若了無作惡業。一生成佛。又曰。雖有作業而無作者。即是如來秘密之教。又凡作業。悉是自心橫計外法。還自對治。妄取成業。若了心不取境。境自不生。無法牽情。云何成業。予嘗作偈釋其旨曰。舉手炷香而供養佛。其心自知應念獲福。舉手操刀恣行殺戮。其心自知死入地獄。或殺或供一手之功。云何業報罪福不同。皆自橫計有如是事。是故從來枉沈生死。雷長芭蕉鍊轉磁石。俱無作者而有是力。心不取境境亦自寂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。

維摩經曰入不思議境。如借座燈王。取飯香土。促演其日劫大小之相容。可以神會妙旨。至曰一切聲聞。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。皆應號泣。聲震三千大千世界。極難解通。首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。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見道者。妄盡覺明。自見空殞。可也。而下文乃又曰一切魔王見其宮殿無故坼裂。為難和會。古諸法師俱有注釋。校其所論。未容無說。

臨濟大師建立四寶主。今徒閱其語。竟莫能分辨之。知之者。未必真。不知者。以為苟然。又有四喝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。一喝如踞地師子。一喝如探竿影草。有時一喝不作一偈用。如踞地師子。探竿影草。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。安能識其意耶。不過曰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。何足問哉。然則臨濟之言遂為虛語也。今係其偈於此曰。金剛王劔覲露堂堂。才涉唇吻即犯鋒鋌。踞地師子本無窠臼。顧佇之間即成滲漏。探竿影草莫入陰界。一點不來賊身自敗。有時一喝不作喝用。佛法大有只是牙痛。

予游長沙至鹿苑。見岑禪師畫像。想見其為人。作岑大蟲贊并序。曰。如來世尊語阿難曰。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。當處出生。隨處滅盡。幻妄稱相。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龍勝菩薩曰。諸法不自生。亦不從他生。不共不無因。是故說無生。以佛祖之辯。談心法之妙。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。無可疑者。而末世眾生卒不明了者。蓋其迷妄之極。非其所聞之習故也。禪師憫之。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。若心是生。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。若身是生。則山河大地。森羅萬象亦應是生。大哉言乎。與首楞嚴。中觀論相終始也。禪師大寂之孫。南泉之子。趙州之兄。開法於長沙之鹿苑。當時衲子倔強如仰山者猶下之。而呼以為岑大蟲云。為之贊曰。長沙大蟲。聲威甚重。獨眠空林。百獸震恐。寂子兒癡。見不知畏。引手捋鬚。幾缺其耳。大空小空。是虎是你。如備與覺。可撩其尾。嗟今衲子。眼如裴旻。但見其彪。安識虎真。我拜公像。非存非沒。百尺竿頭。行塵勃勃。

白雲端禪師曰。天下叢林之興。大智禪師力也。祖堂當設達磨初祖之像於其中。大智禪師像西向。開山尊宿像東向。得其宜也。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。雲居祐禪師曰。吾觀諸方長老。示滅必塔其骸。山川有限。而人死無窮。百千年之下。塔將無所容。於是於宏覺塔之東作卵塔。曰。凡住持者。自非生身不壞。火浴雨舍利者。皆以骨石填於此。其西又作卵塔。曰。凡眾僧化。皆藏骨石於此。謂之三塔。二

大老識度高遠。可為後世法。然孤論難持。犯眾難成。卒必有賞音者。吾將觀焉。

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。歷席最久。學者依以揚聲。其為人純至。少緣飾。高行遠識。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。元祐初。高麗僧統航海至。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。奉聖旨下兩街。舉可以授法者。有司以師為宜。上表辭免曰。臣雖刻意講學。識趣淺陋。特以年運已往。妄為學者所推。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。宜得高識博聞者為之師。竊見杭州慧因院僧道源。精練教乘。旁通外學。舉以自代。實允公議。奉聖旨。依所乞。勅差朝奉郎揚傑館伴至錢塘受法。

予建中靖國之初。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。福嚴良雅所集。其語言宏妙。真法窟爪牙。大略曰。語中有語。名為死句。語中無語。名為活句。未達其源者。落在第八魔界中。又曰。言無展事。語不投機。乘言者喪。滯句者迷。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。作箇脫洒衲僧。根椽片瓦粥飯因緣。堪與人天為善知識。於此不明。終成莽鹵。雲菴平生說法。多稱初悟門。度越格量。偶閱舊記。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。昔洞山參雲門。悟旨於言下。入佛正知見。所有炙脂帽子。鶻臭布衫皆脫去。以四句偈明其悟。蓋得展事自在之用。投機善巧之風。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。不滯句。如師子王得大自在。於哮吼時。百獸震駭。蓋法王法如是故也。又世所傳見雲門者。皆坐脫立亡。何哉。以無佛法知見故也。因隨句釋以奉寄曰。大用現前能展事。春來何處不開花。放伊三頓參堂去。四海當知共一家。又曰。千差萬別解投機。明眼宗師自在時。北斗藏身雖有語。出群消息少人知。又曰。游山翫水便乘言。自己商量總不偏。鶻臭布衫脫未得。且隨風俗度流年。又曰。滯句乘言是瞽聵。參禪學道自無功。悟來不費纖毫力。火裏唧螻吞大蟲。

宗道者。不知何許人。往來舒蘄間。多留於投子。性嗜酒。無日不醉。村民愛敬之。每餉以醇醪。居一日。方入浴。聞有尋宗者。度其必送榼至。裸而出。得酒徑去。人皆大笑。而宗傲然不忤。嘗散衣下山。有逆而問者曰。如何是道者家風。對曰。袈裟裹草鞋。問意旨如何。曰。赤脚下桐城。陳退夫初赴省幃。過宗。戲問曰。瓊此行欲作狀元。得否。宗熟視曰。無時即得。莫測其言也。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。時彥作魁。方悟無時之語。宗見雪竇。而超放自如。言法華之流也。

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。與僧夜語。雌黃古今。至趙州栢樹子因緣。爭辨不已。有行者立其旁。失笑而去。客退。雪竇呼至。數之曰。對竇客敢爾耶。對曰。知客有定古今之辯。無定古今之眼。故敢笑曰。且趙州意。汝作麼生會。因以偈對曰。一兔橫身當古路。蒼鷹纔見便生擒。後來獵犬無靈性。空向枯椿舊處尋。雪竇大驚。乃與結友。或云即承天宗禪師也。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。

晦堂老人嘗以小疾。醫寓漳江。轉運判官夏倚公立往見之。因劇談妙道。至會萬物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。時有犬臥香案下。以壓尺擊。又擊香案曰。犬有情即去。香案無情自住。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去。夏不能答。晦堂曰。纔入思惟。便成剩

法。何曾會物為己耶。老黃龍入滅。道俗請繼主道場。法席之盛。初不減平時。然性真率。不樂從事。五求解去。乃得謝事閑居。而學者益親。謝景溫師直守潭州。虛大瀉以致之。三辭弗往。又囑江西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。晦堂曰。願見謝公。不願領大瀉也。馬祖。百丈已前。無住持事。道人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。其後雖有住持。王臣尊禮為人天師。今則不然。掛名官府。如有戶籍之民。直遣伍伯追呼耳。豈可復為也。器資以斯言反命。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。不敢以住持相屈。遂往長沙。蓋於四方公卿意合。則千里應之。不合。則數舍亦不往也。開法黃龍十二年。退居菴頭二十餘年。天下指晦堂為道之所在。蓋末世宗師之典刑也。

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。乞請承天端禪師主法席。郡可其請。端欣然而來。自以少荷大法。前輩讓善叢林。責己甚重。故敬嚴臨眾。以公滅私。於是宗風大振。未幾年。訥公厭閭寂。郡守至。自陳客情。太守惻然目端。端笑唯唯而已。明日。登座曰。昔日大法眼禪師有偈曰。難難難是遣情難。情盡圓明一顆寒。方便遣情猶不是。更除方便太無端。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。喝一喝。下座包腰而去。一眾大驚。遮留之不可。叢林至今敬畏之。

南禪師住廬山歸宗。火一夕而燼。大眾譁譟動山谷。而黃龍安坐如平時。桂林僧洪準欲掖之而走。顧見叱之。準曰。和尚縱厭世間。慈明法道何所賴耶。因徐整衣起。而火已及座榻矣。坐是入獄。郡吏發其私忿。考掠百至。絕口不言。唯不食而已。兩月而後得釋。鬚髮不剪。皮骨僅存。真點胸迎於中塗。見之。不自知泣下。曰。師兄何至是也。黃龍叱曰。者俗漢。真不覺拜之。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。

曹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。本曰。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。事窮的要。今付受汝。汝善護持。無令斷絕。遇真法器。方可傳委。直須秘密。不得影露。恐屬流布。喪滅吾宗。夫末法時代。人多乾慧。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。有三種滲漏。當機直須具眼。一。見滲漏者。機不離位。墮在毒海。二。情滲漏者。智常向背。見處偏枯。三。語滲漏者。體妙失宗。機昧終始。濁智流轉於此三種。子宜知之。又綱要三偈。初。敲倡俱行。曰。金針雙鎖備。狹路隱全該。寶印當空妙。重重錦縫開。其次。金鎖玄路。曰。交牙明中暗。功齊轉覺難。力窮尋進退。金鎖網鞵鞵。又其次。理事俱不涉。曰。理事俱不涉。回照絕幽微。背風無巧拙。電火爍難追。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。則方透三種滲漏。圓覺曰。眾生為解礙。菩薩未離覺。故知脫生死於言下。自非上根大智。何以臻此。大愚以黃檗為老婆。良有以也。黃檗每曰。決定不流至第二念。就中方入我宗門。蓋宗乘有旨趣。下流不悟。妄生同異。欲望大法之興。不亦難乎。

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。其子報慈匡化為之贊曰。日出連山。月圓當戶。不是無身。不欲全露。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。故其家風機貴回互。使不犯正位。語忌十成。使不墮今時。而匡化匠心獨妙。語不失宗。為可貴也。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。又自為之

贊曰。貌古形疎倚杖黎。分明畫出須菩提。解空不許離聲色。似聽孤猿月下啼。政公超然奇逸人也。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。詞致清婉。而道味苦嚴。古今贊偈甚多。予尤愛此二篇。

圭峰日用偈曰。作有義事。是惺悟心。作無義事。是散亂心。散亂隨情轉。臨終被業牽。惺悟不由情。臨終能轉業。偶閱唐史。李訓之敗。被綠衣詭言黜官。走終南依密。密欲匿之。其徒不可。乃奔鳳翔。為盤屋吏所執。訓死。仇士良捕密詰之。怡然曰。與訓游久。吾法遇難則救。初無愛憎。死固吾分。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。或見於傳記。多犯法辱教。而圭峰獨超然如此。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。蓋其履踐之明也。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。譬如香象擺壞鐵鎖。自在而去。豈若蠅為唾所浣哉。

雲菴住歸宗時。方送法眼大師茶毗。時雨新霽。泥方滑道。忽躓倒。大眾爭掖而起。舉火把曰。法眼茶毗。歸宗遭擲。呈似大眾。更無可說。

石頭大師作參同契。其末曰。謹白參玄人。光陰莫虛度。法眼禪師注曰。住。住。恩大難酬。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。眾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。故多遺時失候。謂之虛度光陰。有道者無他。能善用其心耳。故趙州曰。一切但仍舊。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。大智度論曰。眾生心性。猶如利刀。唯用割泥。泥無所成。刀日就損。理體常妙。眾生自羸。能善用之。即合本妙。首楞嚴曰。佛謂阿難。譬如琴瑟。笙篴。琵琶。雖有妙音。若無妙指。終不能發。汝與眾生亦復如是。寶覺真心。各各圓滿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華嚴偈曰。若人欲識佛境界。當淨其意如虛空。遠離妄想及諸見。令心所向皆無礙。

大智禪師曰。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。初。中。後善。初直須教渠發善心。中破善。後始明善。菩薩即非菩薩。是名菩薩。法非法。非非法。總與麼也。若即說一句答。令人入地獄。若三句一時說。渠自入地獄。不干教主事。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。不知者以謂苟然語。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。洞山安立五位。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。則見悟本老人。如曰正中偏。偏中正。正中來。偏中至。兼中到是也。汾陽頌曰。五位參尋切要知。纖毫纔動即差違。金剛透匣誰能解。唯有那叱第一機。舉目便令三界淨。振鈴還使九天歸。正中妙挾通回互。擬議鋒銜失却威。

金剛般若曰。如我說法。如筏喻者。法尚應捨。何況非法。西天此土聖賢釋者。無慮千餘人。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。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。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。意以謂筏者。言說也。雖與人俱。然亦不類。如筏行水中。而實不住。非法者。二邊也。在筏且不類。豈於二邊而止住耶。故曰何況非法。大士偈曰。渡河須用筏。到岸不須舡。人法俱名執。悟理誰勞詮。中流仍被溺。誰論在二邊。有無如取一。即被污心田。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。類不齊之語也。

雲峰悅禪師再游泐潭。重會南禪師。敘別講舊。相得甚懽。久之。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。既至石霜。憩於山前莊。聞其坦率之風。悔來。因不復過門。徑造南岳福嚴。未期月。掌記室。俄長老賢公化去。郡以慈明來居之。初聞夜參貶剝諸方異解。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。於是歎服。即投誠問道。三往三被罵而退。不勝忿。業已歸之。明日復往。慈明罵如故。因啟曰。某唯以不解故來問。善知識宜施方便。不蒙開示。專以罵為。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。慈明驚曰。南書記。我謂汝是箇人。乃作罵會耶。黃龍聞其語。如桶底脫。拜起汗下。從容論趙州因緣。呈偈曰。傑出叢林是趙州。老婆勘破沒來由。如今四海清如鏡。行人莫與路為讎。慈明閱之。笑曰。偈甚佳。但易一字。曰。老婆勘破有來由。其機智妙密又如此。黃龍辭去。白曰。大事畢竟如何。慈明訶曰。著衣喫飯不是畢竟。痾屎送尿不是畢竟。予嘗游福嚴。覽其山川之形勝。讀思大所記曰。此山增人之志力。居之者多得道。故祖宗授法。莫不因之。雖大法之興。必依之人。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莚。其道大振於江西。今慈明。黃龍事迹復相類。亦足怪也。

生法師曰。敲空作響。擊木無聲。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。謂侍者曰。還聞麼。適來若聞。如今不聞。如今若聞。適來不聞。會麼。

有僧嘗登三生藏。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。疑慮橫生。終不能定。忽自念曰。當一切放下却。即舉錫置之。錫卓然不傾。以問予其故何哉。予曰。非特於錫則然。凡事若有心。即成差悞。試觀兒輩剪紙。擬心即失。不擬心。徑往無難。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。

首楞嚴曰。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。當處出生。隨處滅盡。涅槃曰。譬如猛火。不能燒薪。火出木盡。名為燒薪。般若燈論曰。根境理同然。智者何驚異。衲子於此見徹。方入阿字法門。

康僧會。天竺人。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。營立茆茨。設像行道。孫權疑為矯異。召問曰。有何靈驗。對曰。如來遷迹忽逾千載。遺骨舍利神耀無方。昔阿育王起塔至八萬四千。塔寺之興。表遺化也。權曰。若得舍利。當為造塔。如其虛妄。國有常刑。會請期七日。乃謂其屬共結淨室。以銅瓶加瓦。燒香禮請。至期無應。會求伸至三七。忽聞瓶中鎗然有聲。果獲舍利以示權。權與群臣聚觀。五色屬人。權大驚而起曰。希有之瑞也。釋曇諦。父彤。嘗為冀州別駕。母黃氏晝寢。夢一僧呼為母。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。既覺。而兩物俱存。因而懷娠生諦。此二物乃諦前身為宏覺法師。為姚萇講法華所獻。追繹宏覺捨命。正是寄物之日。會以真誠之至。能生致舍利。諦以大願所持。亦能死將長物。嗚呼。真誠大願之力。尚能反易生死。如意自在。況守護心城者耶。

莊子言。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釋者遣語如流。至曰藏天下於天下。未有不嗒然危坐。置筆而思者。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。對之甚眾。晦堂笑曰。汝善說道理

。予作偈記其意曰。天下心知不可藏。紛紛嗅迹但尋香。端能百尺竿頭步。始見林梢掛角羊。又問。列子戴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。而質於孔子。孔子不答。其意何在。學者皆曰。聖如夫子。亦莫能辨此理。是以無說也。晦堂亦笑之。予作偈釋之曰。涼溫遠近轉增疑。不答當渠痛處錐。尚逐小兒爭未已。仲尼何獨古難知。

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。一日。游嵩山。却去僕吏。放意而往。至一山寺。入門。脩竹滿軒。霜清鳥啼。風物鮮明。文忠休於殿陛。旁有老僧閱經自若。與語不甚顧答。文忠異之曰。道人住山久如。對曰。甚久也。又問。誦何經。對曰。法華經。文忠曰。古之高僧。臨生死之際。類皆談笑脫去。何道致之耶。對曰。定慧力耳。又問。今乃寂寥無有。何哉。老僧笑曰。古之人。念念在定慧。臨終安得亂。今之人。念念在散亂。臨終安得定。文忠大驚。不自知膝之屈也。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。

言法華。梵相奇古。直視不瞬。時獨語笑。多行市里。褻裳而趨。或舉指畫空。佇立良久。從屠沽游。飲啗無所擇。道俗共目為狂僧。懷禪師未出家時。師見之。撫其背曰。德山。臨濟。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。對曰。本來無一物。一味總成真。僧問。世有佛否。對曰。寺裏文殊。有問。師為凡耶聖耶。舉手曰。我不在此住。將示化。作遺偈。其旨不可曉也。已而曰。我從無量劫來。成就逝多國土。分身揚化。今南歸矣。語畢。右脇而寂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。

照覺禪師。元豐之間。革東林律居為叢林。天下衲子望風而集。咸信敬畏。仰以為肉身大士。其被賞識者。必名聞諸方。然未嘗輕予人。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。道眼明白。未為人知。嘗至東林。照覺鳴鐘集眾。出迎于清溪之上。其徒大驚。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。佛印禪師再歸雲居。靈源叟初自龍山來。與眾群居。痛自韜晦。佛印陞座白眾。請以為座元。其禮數特異。靈源受之。叢林學者日親。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。嗚呼。先德之成就法器。使增重於世。其法如此。堯非不能誅四凶。舉十六子也。留以遲舜耳。雖古聖人所為。莫能外是。二老其亦知此者歟。

古塔主去雲門之世。無慮百年。而稱其嗣。青華嚴未始識大陽。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。嗣之不疑。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。其於己甚重。於法甚輕。古之人。於法重者。永嘉。黃檗是也。永嘉因閱維摩。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。曰。吾欲定宗旨也。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。故百丈嘆以為不及也。

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。玄沙之道者。其秘重大法。恬退自處之効也歟。予嘗想見其為人。城隈古寺門如死灰。道容清深。戲禪客曰。諸方說禪浩浩地。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。

予初居黃龍山時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。吾活計。無可觀。但日日。長一般。夜半子。困如死。被虱咬。動脚指。雞鳴丑。粥魚吼。忙繫裙。尋襪紐。平旦寅。忽欠申。兩眉稜。重千斤。日出卯。自攪炒。眼誦經。口相拗。食時辰。齒生津。輸肚皮。虧口唇。禺中巳。眼前事。看見親。說不似。日南午。衣自補。忽穿針。全體露。

日昃未。方破睡。洗開面。摸看鼻。晡時申。最天真。順便喜。逆便瞋。日入酉。壁掛口。鏡中空。日中斗。黃昏戌。作用密。眼開闔。烏峯律。人定亥。說便會。法身眠。無被蓋。坐成叢。行作隊。活鱗鱗。無障礙。若動著。赤肉艾。本無一事可營為。大家相聚喫莖菜。

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。見芝和尚。芝問曰。汝來何所求。對曰。擬學佛法。芝曰。佛法豈可容易學。趁色力強健。為眾乞飯一遭。學未晚。悅天姿純至。信受其言。即往行乞。既還。而芝移居翠嶺。悅又詣芝所。求入室。芝曰。佛法且置之。大眾夜寒須炭。更當乞炭一次。學未晚。悅又行乞。歲晏載炭歸。且求示誨。芝曰。佛法不怕爛却。維那方缺人。子當就職。勿辭也。遂鳴犍稚白眾請之。悅有難色。拜起。追悔欲弃去。業已當之。因中休。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。一日。束破桶。引篋觸盆墮地。遂大悟。方見芝公用處。走見芝。芝笑呼曰。維那。且喜大事了畢。悅未及吐一言。再拜。汗如雨而去。故其門風孤峻。未嘗有構之者。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。渠欲人人悟解。如此豈可得哉。

神鼎謹禪師。少年時與數耆宿游南岳。一僧舉論宗乘。頗博敏。會野飭山店中供辦。而僧論說不已。謹曰。上人言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唯識唯心。眼聲耳色。何人之語。僧曰。法眼大師偈也。謹曰。其義如何。對曰。唯心故。根境不相到。唯識故。聲色攢然。謹曰。舌味是根境否。對曰。是。謹以箸挾菜置口。含糊而言曰。何謂相入耶。坐者相顧大驚。莫能加答。謹曰。路塗之樂。終未到家。見解入微。不名見道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不怕多語。

金剛三昧經。乃二覺圓通。示菩薩行也。初。元曉造疏。悟其以本始二覺為宗。故坐牛車。置几案於兩角之間。據以草文。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為宗。故經首敘文不標時處。及考其翻譯之代。史復不書。曉公設事表法。圓覺冥合佛意。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。

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。雜居止於編民。混勞侶於商農十有六年。蠻兒。海豎。販夫。竈婦得以追呼爾汝。及其德加於人。道信於天下也。雖累朝天子不得而師友之。其行聖賢之分故。莫知貴賤之異也。大宋高僧傳曰。天子累召。祖竟不往。曰。吾貌不揚。北人見之必輕法。是果祖師之言乎。不仁者之言也。至人何嘗以形骸為卹。況其天形道貌。以慈攝物者。其肯不自信耶。

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。偶見負米登山者。問之。曰。送供米也。明日即移菴下梁端。遂終於梁端。有塔存焉。百丈寺在絕頂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。有勸止之者。則曰。我無德以勞人。眾不忍。藏去作具。因不食。故有一日不作。一日不食之語。先德卒身多如此。故六祖以石墜腰。牛頭負糧供眾。今少年苾芻擊鉢輦頰曰。吾臂酸。

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。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。曰闔國人追不再來。千古萬古空相憶者。重嘆老蕭不遇詞也。昧者乃敘其事于前。曰。達磨既去。誌公問曰。陛下識

此人否。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。傳佛心印至此土。奈何不為禮耶。老蕭欲追之。誌公曰。借使闔國人追。亦不復來矣。雪竇豈不知誌公沒於天鑒十三年。而達磨以普通元年至金陵。予以是知敘此者非雪竇意也。今傳寫又作蓋國。益可笑。又頌洞山麻三斤曰。堪憶長慶陸大夫。解道合哭不合哭。意用長慶語。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。乃問眾曰。且道合哭不合哭。事見傳燈錄。而昧者易曰。合笑不合哭。失其旨甚矣。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顛事。往往對公安談者。公嗟惜禪者吐辭多臆說。不問義理。故要謗者多。以此。有志於宗教者。當考證之。不可苟也。

僧問予。轉八識成四智。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。予曰。曹溪有偈[宋-木+取]詳。曰。大圓鏡智性清淨。平等性智心無病。妙觀察智見非功。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。但轉其名無實性。若於轉處不留情。繁興永處那伽定。以五識第八親相分。故曰。成所作智同圓鏡。是皆果上方轉。第六第七無別體。故但能了知即性平等。是皆因中轉也。

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。蓋從上宗門爪牙也。嘗客雲居。掩室不與人交。下視四海。莫有可其意者。曰。吾將老死於此山。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。因大悟。久之。夜經行。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。異之就問。南公今何所寓。對曰。在黃檗。黎明徑造南公。一見與語。自以謂不及。又往見翠崑真點胸。方入室。真問曰。女子出定。意旨如何。英引手搯其膝而去。真笑曰。賣匙箸客未在。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。大稱賞之。於是一時學者宗向。晚。首眾僧於圓通。南公見僧自廬山來。必問。曾依觀英首座否。有不識者。則曰。汝行脚到廬山。不識英首座。是寶山徒手之說也。南公在世。不肯開法。南公化去。師曰。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。遂出世住泐潭。有偈語甚多。今止記其三首。可以想見其為人。曰。石門路險鐵關牢。舉目重重萬仞高。無角鐵牛衝得破。毗盧海內鼓波濤。又曰。萬煅爐中鐵蒺藜。直須高價莫饒伊。橫來豎去呵呵笑。一任旁人鼓是非。又曰。十方齊現一毫端。華藏重重帝網寒。珍重善財何處去。清宵風撼碧琅玕。

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。如宗門有四種藏鋒。初曰就理。次曰就事。至於理事俱藏。則曰入就。俱不涉理事。則曰出就。彼不視字畫輒易就理。作袖裏易出就。作出袖易入就。作入袖就事不可易也。則孤令之。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存。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。大可笑也。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。則笑曰。彼出家便依誦八陽經者為師矣。其見聞必有淵源。

南院和尚曰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處。夾山曰。明中抽橫骨。暗中坐舌頭。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。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。又曰。坐却舌頭。別生見解。參他活意。不參死意。達觀曰。纔涉唇吻。便落意思。並是死門。故非活路。直饒透脫。猶在沈淪。予嘗恠洞山。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。蓋得前聖為物法式之大要。楞嚴曰。此方真教體。清淨在音聞。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。指楞伽可以印心。則其旨蓋嘗曰佛語心

為宗故也。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。味其意。若非苟然者也。

有僧謂予曰。如古人問。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。或答曰。不落。或答曰。不昧。問。如何是大悲千手眼。或答曰。通身是。有聞之者則曰。我則不然。曰。徧身是。或問如何是佛。或答曰。臭肉等來蠅。有聞之者曰。我則不然。破驢脊上足蒼蠅。或問。擬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。或答曰。何必。有聞之者曰。何不道箇不必。如諸老宿所示。何以分其優劣。得達其旨。於法無礙。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。信手拈來也耶。則彼皆輕重問答。錙銖而較之。謂臨機直須別辨也耶。則彼之理致具在。若無可同異者。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。予曰。我不解子之疑。然聞世尊在日。有比丘根鈍。無多聞性。佛令誦苔幕二字。日夕誦之。言苔則已忘幕。言幕則又忘苔。每自剋責。係念不休。忽能言曰苔幕。於此大悟。得無礙辯才。子能如誦苔者。當見先德大慈悲故。為物之心。僧讐騰而去。

法昌倚遇禪師。北禪賢公之子。住山三十年。刀耕火種。衲子過門必勸詰之。英邵武。聖上座皆黃龍高弟。與之友善。多法句徧叢林。晦堂老人嘗過之。問曰。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。畢工否。曰。已畢工。又問曰。幾工可成。曰。止用數百工。遇恚曰。大好草堂。晦堂拊手笑曰。且要天下人疑著。臨終時。使人要徐德占。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。至則方坐寢室。以院事什物付監寺曰。吾自住此至今日。以護惜常住故。每自蒞之。今行矣。汝輩著精彩。言畢。舉手中杖子曰。且道這箇付與阿誰。眾無對者。擲於地。投床枕臂而化。

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。咄咄拙郎君。機妙無人識。打破鳳林關。穿靴水上立。咄咄巧女兒。停梭不解織。貪看鬪雞人。水牛也不識。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。然學者猶莫曉。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。今人不可企及遠甚。予嘗嗟誦之。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。謂眾曰。老僧今年六十七。老病相依且過日。今年記取明年事。明年記著今年日。至明年。時皆無爽。復謂眾曰。白銀世界金色身。情與無情共一真。明暗盡時俱不照。日輪午後示全身。日午安坐而化。

大般若經曰。諸天子竊作是念。諸藥叉等言辭呪句。雖復隱密而當可知。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。雖以種種言辭顯示。而我等輩竟不能解。善現知彼心之所念。便告之言。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。諸天子言。如是。如是。具壽善現復告言。我曾於此不說一字。汝亦不聞。當何所解。何以故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。由於此中說者。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。其相甚深亦復如是。曹溪大師將入滅。方敢全提此令者。知大乘種性純熟故。僧問歸新州意旨。乃曰。葉落歸根。來時無口。至江西馬祖。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。故號石頭為真吼。馬祖為全提。其機鋒如火火聚。擬之則死。學者乃欲以意思解。不亦悞哉。

嵩明教每嘆沙門高尚。大聖慈蔭之力也。而晚世紛紛者。自卑賤之。其見天子。無稱臣禮。臣之為言。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。取而有之。唐令瑫暗識。首壞其端。歷世因之不疑。彼山林野逸之人。天子猶不得臣之。況沙門乎。故其進正宗記之表。皆首尾言臣某。以存故事。至其間。當自敘。則亦止稱名而已。當時公卿閱之。重其高識。予昔游湘中。見沙門作道場。至召南岳帝君。則屈躬唱曰。臣僧某。此又何也。

予頃游京淮。東吳間。法席至盛。然主法者太謙。以壞先德之式。如前輩升堂。攝衣定。侍者問訊退。然後大眾致敬。側立肅聽。以重法故。於主法者何有哉。今則不然。長老登座拱立。以遲大眾立定乃敢坐。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。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。恐他日有甚於京淮。東吳也。

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為法喜游。和宸詞句甚多。然皆蹤迹上語。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。至觀其平日所作。則驚絕之句甚夥。世疑其為瓦注。非也。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為中書舍人。文帝好文章。自謂人莫及。明遠識其旨。故為文多鄙言。世謂其才盡。實不然也。大覺身世兩忘。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。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。涕唾詞章。決非宋文所能髣髴。然予知璉公之智深。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。

端師子者。東吳人。住西余山。初見弄師子者。遂悟入。因以彩素制為皮色。或升堂見客則披之。遇雪。朝披以入城。小兒追逐譁之。得錢悉以施飢寒者。歲以為常。誦法華經有功。湖人爭迎之。開經誦數句。則携錢去。好歌漁父詞。月夜歌之徹旦。時有狂僧。號回頭和尚。鼓動流俗。士大夫亦安其妄。方與潤守呂公食肉。師徑趨至。指之曰。正當與麼時。如何是佛。回頭窘無以對。師捶其頭。推倒而去。又有狂僧。號不托者。於秀州說法。聽者傾城。師擲住問。如何是佛。不托擬議。師趨之而去。師初開堂。俞秀老作疏敘其事曰。推倒回頭。趨翻不托。七軸之蓮經未誦。一聲之漁父先聞。師聽僧官宣至此。以手擲揄曰。止。乃登座倡曰。本是瀟湘一釣客。自東自西自南北。大眾雜然稱善。師[厂@((既-无)-日+口)]*頁]視笑曰。我觀法王法。法王法如是。下座徑去。章子厚請師住墳寺。方對食。子厚言及之。師瞋目說偈曰。章惇章惇。請我看墳。我却喫素。你却喫葷。子厚為大笑。呂延安好坐禪。而子厚喜鍛。師作偈示之曰。呂公好坐禪。章公好學仙。徐六喻擔板。各自見一邊。圓照禪師方乞身慧林。南歸姑蘇。見師於丹陽。問曰。師非端師子耶。師曰。是。圓照戲之曰。汝村裏師子耳。師應聲曰。村裏師子村裏弄。眉毛與眼一齊動。開却口。肚裏直儻侗。不愛人取奉。直饒弄到帝王宮。也是一場乾打闕。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。

大覺禪師昔居南岳三生藏有年。叢林號璉三生。文學議論為時名公卿所敬畏。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。讀之。知其為天下奇才也。其略曰。妙道之意。聖人嘗寓之於易。至周衰。先王之法壞。禮義亡。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。迨我釋迦入中土。醇以

第一義示人。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。亦所以趣時也。自生民以來。淳樸未散。則三皇之教簡而素。春也。及情竇日鑿。則五帝之教詳而文。夏也。時與世異。情隨日遷。故三王之教密而嚴。秋也。昔商周之誥誓。後世學者有所難曉。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。則俗與今如何也。及其弊。而為秦漢也。則無所不至。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。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。教之以慈悲之行。冬也。天有四時循環。以生成萬物。而聖人之教。迭相扶持。以化成天下。亦猶是而已矣。然至其極也。皆不能無弊。弊。迹也。道則一耳。要當有聖賢者。世起而救之也。自秦漢至今。千有餘歲。風俗靡靡。愈薄聖人之教。列而鼎立。互相詆訾。不知所從。大道寥寥莫之返。良可嘆也。予讀之不忍置。及觀王文公非韓子。其詞意與此相合。其文曰。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也。而以佛老為己功。嗚呼。莊子所謂夏蟲者。其斯人之謂乎。道。歲也。聖人。時也。執一時而疑歲者。終不聞道矣。夫聖人之言。應時而設。昔常是者。今蓋非也。士知其常是也。因以為不可變。不知所變者言。而所同者道也。曰。然則孰正。曰。夫春起於冬。而以冬為終。終天下之道術者。其釋氏乎。不至於是者。皆所謂夏蟲也。

大般若經曰。應觀欲界。色界。無色界空。善現。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。不令心亂。若心不亂。則不見法。若不見法。則不作證。又曰。如金翅鳥飛騰虛空。自在翱翔。久下墮落。雖依於空戲。而不據空。亦不為空之所拘礙。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。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。非意斷苟為。皆本佛之遺意。今叢林間滲漏之語。往往鼻笑。雖悟本復出。安能為哉。

大般若經曰。一切智智清淨。無二無二分。無別無斷故。古之宗師如臨濟。德山。趙州。雲門之徒。皆洞達此意。故於一切時。心同太虛。至於為物作則。則要用使用。聊觀其一戲。則將搏取大千如陶家手。未了證者。當以事明。鞭草血流。頑石吼聲。則無情非情之異。雪中啼竹。筍為之茁。則無今昔之時。嚙指悟子而蔡順來歸。則無間隔之處。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。則無男女等相。肇公曰。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。目對真而莫覺。亦以是而已。

山谷禪師每曰。世以相兒觀人之福。是大不然。福本無象何以觀之。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。又曰。觀人之壽夭。必視其用心。夫動入欺誑者。豈長世之人乎。寒山子曰。語直無背面。心真無罪福。蓋心語相應。為人之常然者。而前聖貴之。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。大滄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。但曰。作事但實頭。雲蓋智禪師有所示。必曰。但莫瞞心。心自靈聖。

予在湘山雲蓋。夜坐地爐。以帔蒙首。夜久。聞僧相語曰。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。說平實禪。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。須令求悟。悟箇什麼。古人悟則握土成金。今人說悟。正是見鬼。彼皆狂解未歇。何日到家去。僧曰。只如問趙州。承聞和尚親見南泉。是否。答曰。鎮州出大蘿蔔頭。此意如何。其僧笑曰。多少分明。豈獨臨濟

下用此接人。趙州亦老婆如是。予戲語之曰。這僧問端未穩。何不曰。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菜。答曰。鎮州出大蘿蔔頭。平實更分明。彼問見南泉。而以此對。却成虛空中打筋斗。聞者傳以為笑。

靈源禪師為予言。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。道人命終多自由。或云。自有旨決。可聞乎。往往有妄言之者。器資竊笑之。暮年乞守湓江。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。日夕問道。從容問曰。臨終果有旨決乎。晦堂曰。有之。器資曰。願聞其說。答曰。待公死時即說。器資不覺起立曰。此事須是和尚始得。予嘆味其言。作偈曰。馬祖有伴則來。彭公死時即道。睡裏虱子咬人。信手摸得革蚤。

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。至曰昔如來於然燈佛所。親蒙記荊。實無少法可得。是號大覺能仁。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。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。今山林衲子。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。為可笑也。僧曰。石頭大師曰。竺土大僊心。東西密相付。豈其妄言之耶。予謂曰。子讀其文之誤。所謂密付者。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。直使其自悟明為密耳。故長慶巘禪師曰。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。且不說傳語。但破疑情。終不於佛心體上答出話頭。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。既發悟。則曰。此外更有密意也無。六祖曰。我適所說者。非密意也。一切密意。盡在汝邊。非特然也。如釋迦於然燈佛所。但得授記而已。如有法可傳。則即付與之矣。阿難亦嘗猛省曰。將謂如來惠我三昧。前聖語訓具在。可以鏡心。不然。香巖聞擊竹聲。望瀉山再拜。高亭隔江見德山。即橫趨而去。何以密耳語哉。

曹山本寂禪師航章曰。取正命食者。須具三種墮。一者披毛戴角。二者不斷聲色。三者不受食。時會中有稠布衲問。披毛戴角是什麼墮。答曰。是類墮。進曰。不斷聲色是什麼墮。答曰。是隨墮。進曰。不受食是什麼墮。答曰。是尊貴墮。因又為舉其要曰。食者即是本分事。本分事知有不取。故曰尊貴墮。若執初心。知有自己及聖位。故曰類墮。若初心知有己事。回光之時。擯却聲色香味觸法。得寧謐。即成功勳後。却不執六塵等事。隨分而昧。任之即礙。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。彼師所墮。汝亦隨墮。乃可取食。食者。即是正命食也。食者。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。只是不被佗染污。將為墮。且不是同向前均他。本分事尚不取。豈況其餘事耶。曹山凡言墮。謂混不得。類不齊耳。凡言初心者。所謂悟了同未悟耳。

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峰密禪師。悟理息妄之人。不復結業。一期壽終之後。靈性何依。密以書答之曰。一切眾生無不具覺靈空寂。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劫來。未曾了悟。妄執身為我相。故生愛惡等情。隨情造業。隨業受報。生老病死。長劫輪回。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。如夢被驅使。身本安閑。如水作冰。而濕性不異。若能悟此意。即是法身。本自無生。何有倚託。靈靈不昧。了了常知。無所從來。亦無所去。然多生習妄。執以性成。喜怒哀樂。微細流注。真理雖然顯達。此情難以卒除。須長覺察。損之又損。如風頓止。波浪漸停。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。但可以空寂為自體。勿認

色身。以真知為自心。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。都不隨之。即臨命終時。自然業不能繫。雖有中陰。所向自由。天上人間。隨意寄託。若愛惡之已泯。不受分段之身。自然易短為長。易羸為妙。若微細流注。一切寂滅。圓覺大智。朗然獨存。即隨現千百億身。度有緣眾生。名之曰佛。本朝韓侍郎宗古。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。昔聞和尚開悟。曠然無疑。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。為之奈何。晦堂答曰。敬承書中諭及昔時開悟。曠然無疑。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。然心外無剩法者。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。而欲盡之。若起此心。翻成認賊為子也。從上以來。但有言說。乃是隨病設藥。縱有煩惱習氣。但以如來知見治之。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。若是定有習氣可治。却是心外有法。而可盡之。譬如靈龜曳尾於塗。拂迹迹生。可謂將心用心。轉見病深。苟能明達心外無法。法外無心。心法既無。更欲教誰頓盡邪。伏奉來諭。略敘少答。以為山中之信耳。二老今古之宗師也。其隨宜方便。自有意味。初無優劣。然圭峰所答之詞。正韓公所問之意。而語不失宗。開廓正見。以密較之。晦堂所得多矣。

永明和尚曰。夫祖佛正宗。則真誰識。才有信處。皆可為人。若論修證之門。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。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。皆可比知。亦許約教而會。先以聞解信入。後以無思契同。若入信門。便登祖位。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眾生界中。第一比知。第二現知。第三約教而知。第一比知者。且如即今有漏之身。夜皆有夢。夢中所見好惡境界。憂喜宛然。覺來床上安眠。何曾是實。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。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。皆如夢中無實。夫過去。未來。現在三世境界。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。唯是本識所變。若現在之境。是明了意識分別。若過去。未來之境。是獨散意識思惟。夢覺之境雖殊。俱不出於意識。則唯心之旨。比況昭然。第二現知者。即是對事分明。不待立況。且如現見青白物時。物本自虛。不言我青我白。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。以意辨為色。以言說為青。皆是意言。自妄安置。以六塵鈍故。體不自立。名不自呼。一色既然。萬法咸爾。皆無自性。悉是意言。故曰萬法本閑。而人自鬧。是以若有心起時。萬境皆有。若空心起處。萬境皆空。則空不自空。因心故空。有不自有。因心故有。既非空非有。則唯識唯心。若無於心。萬法安寄。又如過去之境。何曾是有。隨念起處。忽然現前。若想不生。境終不現。此皆是眾生日用可以現知。不待功成。豈假修得。凡有心者。並可證知。故先德云。如大根人知唯識者。恒觀自心。意言為境。此初觀時。雖未成聖分。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。大經云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此是所證本理。能詮正宗也。予嘗三復此言。歎佛祖所示廣大坦夷。明白簡易如此。而亦鮮有諦信之者。何也。清涼國師有言曰。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。以貪著世事。無始惡習離之甚難。過於世間慈父。離於孝子。故須精進方能除遣。勤則欲勤策勵。勇猛不息。念則明記不忘。知則決斷無悔。予願守清涼之訓。以遵永明之旨。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。

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。託迹開先法席。主者以其佳少年。銳於文學。命掌書記。明教笑曰。我豈為汝一盃薑杏湯耶。因去之。居杭之西湖三十年。閉關不妄交。嘉祐中。以所撰輔教編。定祖圖。正宗記。詣闕上之。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。為表薦於朝。仁宗皇帝加歎久之。下其書於中書。宰相韓公。參政歐公閱其文大驚。譽於朝士大夫。書竟賜入藏。明教名遂聞天下。晚。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。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。齋罷讀書。賓客至則清談。不及世事。嘗曰。客去清談少。年高白髮饒。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。其苦硬清約之風。足以追配鐘山僧遠。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。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。今幸已成之。想聞之大笑也。臨終安坐微笑。索筆作偈曰。後夜月初明。予將獨自行。不學大梅老。猶貪鼯鼠聲。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。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。誤矣。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上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卷下

大覺禪師。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仁宗皇帝詔至後苑。齋於化成殿。齋畢。傳宣効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。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。滿謝恩畢。倡曰。帝苑春回。皇家會啟。萬乘既臨於舜殿。兩街獲奉於堯眉。爰當和煦之辰。正是闡揚之日。宜談祖道。上副宸衷。謹白。璉遂陞座。問答罷。乃曰。古佛堂中。曾無異說。流通句內。誠有多談。得之者。妙用無虧。失之者。觸途成滯。所以溪山雲月。處處同風。水鳥樹林。頭頭顯道。若向迦葉門下。直得堯風蕩蕩。舜日高明。野老謳歌。漁人鼓舞。當此之時。純樂無為之化。焉知有恁麼事。皇情大悅。

杜祁公。張文定公皆致政。居睢陽。里巷相往來。有朱承事者。以醫藥游二老之間。祁公勁正未嘗雜學。每笑安道佞佛。對賓客必以此嘲之。文定但笑而已。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。杜公天下偉人。惜未知此事。公有力。盍不勸發之。文定曰。君與此老緣熟勝我。我止能助之耳。朱訾騰而去。一日。祁公呼朱切脉甚急。朱謂使者曰。汝先往白相公。但云看首楞嚴未了。使者如所告馳白。祁公默然。久之乃至。隱几。揖令坐。徐曰。老夫以君疏通解事。不意近亦例闖茸。如所謂楞嚴者。何等語。乃爾耽著。聖人微言無出孔孟。捨此而取彼。是大惑也。朱曰。相公未讀此經。何以知不及孔孟。以某觀之。似過之也。袖中出其首卷曰。相公試閱之。祁公熟視朱。不得已乃取默看。不覺終軸。忽起大驚曰。世間何從有此書耶。遣使盡持其餘來。徧讀之。捉朱手曰。君真我知識。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。何哉。即命駕來見文定。敘其事。安道曰。譬如人失物。忽已尋得。但當喜其得之而已。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。僕非不相告。以公與朱君緣熟。故遣之耳。雖佛祖化人。亦必籍同事也。祁公大悅。

荊州福昌善禪師。明教寬公之子。為人敬嚴。秘重大法。初住持時。屋廬十餘間。殘僧三四輩而已。善晨香夕燈。陞堂說法如臨千眾。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。咸修備之。過客至。肅然增敬。十餘年而衲子方集。天下向風長想。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。南公曰。我時病寒服藥。須被出汗。遣文悅徧院借之皆無有。百餘人例以紙為之。今則又不然。重氈之上。以褥覆之。一日三覺。可謂快活時世也。

華嚴論曰。若隨法性。萬相都無。若隨智力。眾相隨現。隱顯隨緣。都無作者。凡夫執著。用作無明。執障既無。智用自在。永明禪師曰。不離一真之境。化儀百變。是以箭穿石虎。非功力之所能。醉告三軍。豈麴蘖之所造。筍抽寒谷。非陽和之所生。魚躍冰河。豈網羅之所致。悉為心感。顯此靈通。故知萬法施為。皆自心之力耳。

金峰玄明禪師。曹山耽章禪師之嗣。道貌奇古。機辯冠眾。一日。陞座曰。事存函蓋合。理應箭鋒拄。若人道得。我分半院與伊。時有僧出眾。明下座約住曰。相見易得好。共事難為人。去。

大本禪師年八十。終蘇州靈崑山。臨行。門弟子請曰。和尚道徧天下。今日不可無偈告。安坐。本熟視曰。癡子。我尋常尚懶作偈。今日特地圖什麼。尋常要臥便臥。不可今日特地坐也。索紙筆大書五字。曰後事付守榮。擲筆憨臥。若熟睡然。撼之。已去矣。

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。一。轉染得淨。二。轉迷得悟。菩提是生得。謂二障不生故。今斷障。得名生得。涅槃名為顯得。本性清淨。客塵翳故。今斷而彼顯。名為顯得。然轉位有六。第一。損力益能轉。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。損本識中染種勢力。益淨種功能。漸伏現行。亦名為轉也。第二。通達轉。由見道達真力。斷二障。證一分真實轉依故。第三。修習轉。謂地地漸斷俱生。證真轉依也。第四。果滿轉。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羸重。頓證佛果。圓滿轉依也。第五。下劣轉。謂二乘厭苦欣寂。證真擇滅。無勝堪能故。第六。廣大轉。謂大乘位俱無欣厭。通達二空。雙斷二障。頓證無上菩提。有勝堪能故。

唐高僧。號懶瓚。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。嘗作歌。其略曰。世事悠悠。不如山丘。臥藤蘿下。塊石枕頭。其言宏妙。皆發佛祖之奧。德宗聞其名。遣使馳詔召之。使者即其窟。宣言。天子有詔。尊者幸起謝恩。瓚方撥牛糞火。尋煨芋食之。寒涕垂膺。未嘗答。使者笑之。且勸瓚拭涕。瓚曰。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。竟不能致而去。德宗欽嘆之。予嘗見其像。垂頤曠目。氣韻超然。若不可犯干者。為題其上曰。糞火但知黃獨美。銀鉤那識紫泥新。尚無心緒収寒涕。豈有工夫問俗人。

律部曰。昔有一國大亂。民爭逃他邦。道旁室廬皆空。一老兵過之。聞呱呱之聲。入視之。有嬰兒仰視屋梁。老兵隨觀之。乃懸飯纒耳。為解開。示之。則灰也。嬰兒見之即死。蓋其母欲弃去。不忍殺。懸此纒。給云。此飯也。故其係念不忘。識其為灰。則無餘想矣。乃知三界生死留滯。皆想所持故。古之達法大士。臨終超然自得者。無別道。但識法根源而已。

叢林相傳。石頭和尚施身食虎。祝曰。我宗如他日大振。必先食吾足。虎果自足而食。予竊笑之。紹聖初。游南臺。見泰布衲祭石頭。明上座文敘其施身食虎甚詳。乃知後人不能明。遂相傳為遷禪師也。又曰。清涼法眼禪師臨終。以書別李國主。主幸所居。而法眼不去。侍者壓以米纒乃卒。按本傳。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。閏月刳髮沐浴。告眾坐逝。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。而韓希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。師臨終以書別皇帝。中夜聞鐘聲。御昇元閣。泣而送之。又曰。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。佯為不識。母竟死於路旁。往視之。有米數合。為投大眾粥鍋中。以薦冥福。悟本獨庵寒溪百結最有年。至住新豐已六十餘。自巖頭。雪峰。欽山三人相尋而至。於是積眾幾千人。則母蓋不啻八十歲矣。借使聞其子顯著。自東吳孤行而來。不亦難乎。又曰。玄沙欲出家。懼其父不從。方同捕魚。因覆舟溺死之。玄沙天資高妙。必不爾。獨不知何所據。便爾不疑。此直不情者記之以自藏。安知誣毀先德為罪逆。

必有任其咎者。不可不慎也。

香山居士白樂天。醉心內典。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。觀其與濟上人書。鉤深索隱。精確高妙。未嘗不置卷長嘆。想見其為人。恨不見濟公所答耳。因作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。錄於此。月日。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。侍者昨者頂謁。時不以愚蒙。言及佛法。或未了者。許重討論。今經典間未諭者。其義有二。欲面問答。恐彼此卒卒。語言不盡。故粗形於文字。願詳覽之。敬佇報章。以開未悟。所望。所望。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。知其根性大小不等。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。故為闡提說十善法。為小乘說四諦法。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。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。皆對病根投以良藥。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。何者。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。心則狂亂。狐疑不信。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。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。是以穢食置於寶器。所謂彼自無瘡。勿傷之也。故維摩經總其義云。為大醫王應病與藥。又首楞嚴三昧經云。不先思量而說何法。隨其所應而為說法。正是此義耳。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。故又法華經戒云。若但贊佛乘。眾生沒在苦。不能信是法。破法不信故。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。亦恐聞者不信。沒在罪苦也。則佛之付囑。豈不丁寧耶。何則。法王經云。若定根基。為小乘人說小乘法。為大乘人說大乘法。為闡提人說闡提法。是斷佛性。是滅佛身。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。縱佛出世。猶未得出。若生人中。缺唇無舌。獲如是報。何以故。眾生之性。即是法性。從本已來無有增減。云何於中分別病藥。又云。於諸法中。若說高下。即名邪說。其口當破。其舌當裂。何以故。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。心淨同一淨。眾生若病。應同一病。眾生須藥。應同一藥。若說多法。即名顛倒。何以故。為妄分別。拆善惡法。破一切法故。隨機說法。斷佛道故。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。金剛三昧經云。皆以一味道。終不以小乘。無有諸雜味。猶如一雨潤。又金剛經云。是法平等。無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據此後三經。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。其故何哉。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。先當入定觀此人心。然後說法。又云。不觀人根。不應說法。夫以富樓那之通慧。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。尚未能觀知人心。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。豈能盡觀知人心。而後說法乎。設使觀知人心。若彼發小乘心。而為說大乘法。可乎。若未能觀彼心。而率己意說。又可乎。既未能觀。與默然不說。又可乎。若云依義不依語。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。其將孰依乎。若云依了義經。則三世諸佛。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。孰名為不了義經乎。況諸經中與維摩。法華。首楞嚴之說同者。非一也。與法王。金剛三昧之說同者。亦非一也。不可徧舉。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。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。今故引以為問。必有甚深之旨焉。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。上人或能觀知其心。或未能觀知其心。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。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。若應病與藥。又是有高下。是有雜味。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。豈徒反其義。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。若同一病一藥為說。必當說大乘。大乘即佛乘也。若讚佛乘。且不隨應。且不救病。即反維摩等三經

之義。豈徒反其義。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。六者皆如來說。如來是真語者。實語。不誑語。不異語者。今隨此則反彼。順彼則逆此。設有問上人。其將何法以對焉。此其未論者一也。又五蘊者。色。受。想。行。識是也。十二因緣者。無明緣行。行緣識。識緣名色。名色緣六入。六入緣觸。觸緣受。受緣愛。愛緣取。取緣有。有緣生。生緣老死。憂悲苦惱是也。夫五蘊。十二因緣。蓋一法也。蓋一義也。略言之則五。詳之則為十二。雖名數多少或殊。其於倫次轉遷。合同條貫。今五蘊中則色。受。想。行。識相次。而十二緣中則行。識。色。入。觸。受想緣。一則色在行前。一則色次行後。正序之既不類。逆倫之又不同。若佛次第而言。則不應有此雜亂。若謂偶然而說。則不當名為因緣。前後不倫。其義安在。此其未論者二也。上人耆年大德。後學宗師就出家中。又以說法而作佛事。必能研精二義。合而通之。仍望指陳。著於翰墨。蓋欲藏諸篋笥。永永不忘也。其餘疑義亦續咨問。居易頓首。予補其答曰。辱賜書。蒙以教乘為問。[[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惟魯鈍之資。何足以當天縱之辯。然敢不竭疲陋以塞外護為法之勤耶。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。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為不通者。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。了此三言。則雖百千妙義。無盡法門。可不究而解。矧所謂維摩。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。方便智者。如將將兵。權謀所施。非有定式。其發如雷霆。如機括。故能消過於未然。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。豈據典故哉。夫軍勢之虛實。將氣之勇怯。陣形之可否。成敗之先見。或有定論。例吾教三乘以觀根授法。不可參亂是也。以勇怯之氣。為虛實之勢。以施其事。則誤矣。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。而小乘之人終不堪受大乘之法。如維摩。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。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。亦所當爾。何以知之。如將兵者。意在濟亂以安國。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。執三乘之語言。為佛之方便智者。失之甚矣。彼特品第眾生根器之說不能了者。反墮常見。即外道。非佛道也。執眾生佛性自無始來無有是事者。又墮斷見。即外道。非佛道也。華嚴經曰。凡愚之人。迷佛方便。執有三乘。法華經曰。尋念過去佛。亦應說三乘。來書所疑。可以釋矣。涅槃經曰。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成。欲遲成佛者與遲成。起信論曰。世尊為勇猛眾生說成佛在一念。為懈怠眾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。真方便智之旨。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。施之以成就眾生也。一代時教以三宗攝之。所謂法相。破相。性宗也。前之六經二義。乃法相。破相二宗所攝。此二宗自不許相難。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。又疑為法師者。不能定觀人之根。過慮誤授人以法。且有罪苦。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。然其志好明達。慧辯猛利。非果位小乘可比。如迦陵鳥在殼。則聲壓眾鳥。如堅好木茁地。則已秀群木。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。自言其過。有以也哉。如是而論。恐尚紆疑。請借近事以明之。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。非必龍章玉山。其必先以言語。言語者。德行之候。故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又曰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。雖古之聖人。莫能外此。則知法者。觀人之根大小。又豈有他術乎。如居士所疑色

受·想·行·識。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。名次不倫。[牙-(必-心)+?]有錯謬者。未辨名目之理故也。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。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。如華嚴·十地品云於第一義不了故。名無明。所作業果是行。行依止初心是識。共生四取蘊為名色等者。其敘本末沿襲。理固然也。般若經則曰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。破有法不真故也。且色體尚爾。況四蘊但名而已哉。般若諸經破有之教故。言五蘊。則色居行之前。華嚴·十地品諸經敘沿襲之因。故色在行之後。非略言則五。詳言則十二也。法之所本。要本於理而當於義。不必守名句以自滯。多病久廢講。前之所陳者。皆教乘之深旨。非敢臆斷意論。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魔佛。了辨同異者。又未可遽言也。

斷際禪師。嘗與異僧游天台。行數日。值江漲不能濟。植杖久之。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。斷際嫚罵曰。我早知汝。定捶折其脛乃快也。異僧嘆曰。道人猛利。非我所及。雪峰·崑頭·欽山。自湘中入江南。至新吳山之下。欽山濯足澗側。見菜葉而喜。指以謂二人曰。此山必有道人。可沿流尋之。雪峰恚曰。汝智眼太濁。他日如何辨人。彼不惜福。如此住山何為哉。古之人。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。

法燈泰欽禪師。初住洪州雙林。乃曰。山僧本擬深藏山谷。遣日過生。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。所以出來為佗了却。若有人問。便說似伊。時一僧出問。如何是老人未了底。欽拽杖擊之。僧曰。我有何過。欽曰。祖禰不了。殃及兒孫。李國主從容問曰。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。欽曰。現分析底。國主駭之。欽少年時。其悟解已逸格。然未為人知。獨法眼禪師深奇之。性忽繩墨。不事事。嘗自清涼遣化維揚。不奉戒律。過時未歸。一眾傳以為笑。法眼遣偈往呼之。既歸。使為眾燒浴。一日。法眼問大眾曰。虎項下金鈴。何人解得。對者皆不契。欽適自外至。法眼理前語問之。欽曰。大眾何不道。繫者解得。於是人人改觀。法眼曰。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。

王文公方大拜。賀客塞門。公默坐甚久。忽題于壁間曰。霜筠雪竹鍾山寺。投老歸歟寄此生。又元宵賜宴相國寺。觀俳優坐客懽甚。公作偈曰。諸優戲場中。一貴復一賤。心知本自同。所以無欣怨。予嘗謂同學曰。此老人通身是眼。瞞渠一點也不得。

臨濟大師曰。大凡舉唱宗乘。須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。諸方衲子多溟淖其語。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。作偈通之曰。三玄三要事難分。得旨忘言道易親。一句明明該萬象。重陽九日菊花新。非特臨濟宗喜論三玄。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。竊嘗深觀之。但易玄要之語為明暗耳。文止四十餘句。而以明暗論者半之。篇首便標曰。靈源明皎潔。枝派暗流注。又開通發揚之曰。暗合上中言。明明清濁句。在暗則必分上中。在明則須明清濁。此體中玄也。至指其宗而示其意。則曰。本末須歸宗。尊卑用其語。故下廣敘明暗之句。奕奕聯連不已。此句中玄也。及其辭盡也。則又曰。謹白參玄人。光陰莫虛度。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。則是真報佛恩。

。此意中玄也。法眼為之注釋。天下學者宗承之。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。但一味作體中玄解。失石頭之意。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。玄黃不真。黑白何咎。遂開悟。此悟句中玄為體中玄耳。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。亦有明處。予懼學者雷同其旨。宗門妙意指趣。今叢林絕口不言。老師宿德日以凋喪。末學小生日以譁誼。無復明辯。因記先德銓量大法宗趣於此。以俟有志者。

此方教躰以音聞應機。故明導者假以語言。發其智用。然以言遣言。以理辨理。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。謂之流注真如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。得之者。神而明之。不然。死於語下。故其應機而用。皆脫略窠臼。使不滯影迹。謂之有語中無語。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。三玄之設。本猶遣病。故達法者貴其知意。知意則索爾虛閑。隨緣任運。謂之不遺時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。古塔主喜論明此道。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。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。豈不曰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。自非親證此道。莫能辯也。

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北斗藏身因緣偈曰。北斗藏身為舉揚。法身從此露堂堂。雲門賺殺佗家子。直至如今謾度量。五祖戒禪師。雲門的孫。有機辯。嘗罷祖峰法席。游山南。見林。問作偈之意。林舉目視之。戒曰。若果如此。雲門不直一錢。公亦當無兩目。遂去。林竟如所言。而戒暮年亦失一目。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。疑悞後生者。亦可以少戒。

天台宗講徒曰。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。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。流在五天。皆諸經所未聞之義。唯心法之大旨。五天世主保護秘嚴。不妄傳授。智者聞之。日夜西向禮拜。願早至此土。續佛壽命。然竟不及見。唐神龍初。此經方至廣州翻譯。今市工販鬻徧天下。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。法輕則信種自劣。可嘆也。

古老衲住山。多託物寓意。既自游戲。亦欲悟人。如子湖之畜犬。道吾之巫衣端笏。獨雪峰。歸宗。西院皆握木蛇。故雪峰寄西院偈云。本色住山人。且無刀斧痕。予元符間至踈山。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。嘗有僧問曰。和尚手中是什麼物。答曰。是曹家女。因嘆其孤韻超拔。能清涼熱惱。為作贊曰。三支習氣其毒熾然。薰蒸識心盤屈糾纏。眾生不明橫生疑怖。忽然見之輒自驚仆。空華世間本離生滅。廓然十方露其窟穴。惟矮師叔是大幻師。與奪萬法自在娛嬉。乃知大千皆公戲具。手中木蛇是曹家女。

永明和尚問曰。此根本識心既稱為一切法體。又云常住不動。只如萬法即此一心有。離此一心有。若即心。萬法遷變。此心云何稱為常住。若離此心。復云何得為一切法體。自答曰。開合隨緣。非即非離。以緣會故合。以緣散故開。開合但緣。卷舒無體。緣但開合。緣亦本空。彼此無知。能所俱寂。故密嚴經偈曰。譬如金石等。本來無水相。與水共和合。若水而流動。藏識亦如是。體非流動流。諸識共相應。與法

同流轉。如鐵因磁石。周回而轉移。二俱無有思。狀若有思覺。賴耶與七識。當知亦復然。習繩之所繫。無人而若有。普徧眾生身。周行諸陰趣。如鐵與磁石。展轉不相知。予嘗諦觀一切眾生迷於動轉遷移之中。生心執著以為實然。以是橫計有生有死。罪行福行。如嬰兒自旋。見屋廬轉。諸佛大悲為作方便。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。為譬識心本來自寂。即入無生大解脫門。

潭州道吾山有湫。毒龍所蟄。墮葉觸波。必雷雨連日。過者不敢喘。慈明與泉大道同游。泉牽其衣曰。可同浴。慈明掣肘徑去。泉解衣躍入。霹靂隨至。腥風吹雨。林木掀播。慈明蹲草中大驚。意泉死矣。須臾。晴霽。忽引頸出波間。笑呼曰。[口@力]。又嘗夜坐融峰頂。有大蟒繞盤之。泉解衣帶縛其腰。中夜不見。邃明。策杖徧山尋之。帶纏枯松之上。蓋松妖也。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。像無慮數百斤。眾僧驚駭。莫知其來。後洞僧亦莫知其去。遂相傳至今。號飛來羅漢。又過衡山縣。見屠者斫肉。立其旁作可憐之態。指其肉。又指其口。屠問曰。汝啞耶。即點頭。屠大憐之。割巨臠置鉢中。泉喜出其望外。連呼曰。感謝。市人皆笑。泉自若而去。後住南嶽芭蕉菴。遭橫逆。民其衣。役郴州牢城。盛暑負土[祝/土]城經通衢。弛擔而坐。觀者如堵。說偈曰。今朝六月六。谷泉受罪足。不是上天堂。便是入地獄。言訖。微笑而寂。異香郁然。郴人至今供奉之。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。南山清源道人謂予曰。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。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。嘗喟然嘆曰。我平生不得谷泉。文悅。又爭識得慈明。

靈源禪師謂予曰。道人保養。如人病須服藥。藥之靈驗易見。要須忌口乃可。不然服藥何益。生死是大病。佛祖言教是良藥。染污心是雜毒。不能忌之。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。予愛其言。追念圓覺經曰。末世諸眾生。心不生虛妄。佛說如是人。現世即菩薩。法華經曰。若起精進心。是妄非精進。但能心不妄。精進無有涯。南岳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。即誦曰。是真精進。是真法供養。汾陽無業大達國師。一生答學者之問。但曰莫妄想。是謂稱性之語。見道徑門。而禪者易其言。反求玄妙。可笑也。

三祖信心銘。誌公十二時歌。永嘉證道文。禪者不可不誦。退之見大顛事。傳大士四相頌。雖不言於宗門。何傷乎。

定上座。不知何許人。臨濟會中。號稱龍象。初至臨濟。問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臨濟下座。搗住曰。速道。速道。定擬議。濟掌之。輒推去。傍僧呼曰。何不禮拜。定拜起。汗如雨。因大悟。巖頭。雪峰。欽山三人往河北。道逢定鎮府來。問曰。臨濟和尚健否。定曰。已化去也。相顧嘆息。又問。有何言句示眾。定曰。尋常上堂曰。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。常自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。欽山曰。何不道。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。定忽擒住曰。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。速道。速道。欽色動。不能對。巖頭。雪峰勸解之。定曰。若不是這兩箇老凍醜。[祝/土]殺

尿床鬼子。又過橋。見三講人方論法義。定倚杖聽之。講者戲問曰。禪者。如何是禪河窮到底。定捉住。欲拋置水中。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。定曰。若不是汝輩。且教這漢窮到底。臨濟宗旨。貴直下便見。不復留情。定公所用。舒卷自在。如明珠走盤。不留影迹。可畏仰哉。

南禪師居積翠。時有僧侍立。顧視久之。問曰。百千三昧。無量妙門。作一句說與汝。汝還信不。對曰。和尚誠言。安敢不信。南公指其左曰。過這邊來。僧將趨。忽咄之曰。隨聲逐色有甚了期。出去。一僧知之。即趨入。南公理前語問之。亦對曰。安敢不信。南公又指其左曰。過這邊來。僧堅不往。又咄之曰。汝來親近我。反不聽我語。出去。其門風壁立。雖佛祖亦將喪氣。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。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。可笑也。

子常愛王梵志詩云。梵志翻著襪。人皆謂是錯。寧可刺你眼。不可隱我脚。寒山子詩云。人是黑頭蟲。剛作千年調。鑄鐵作門限。鬼見拍手笑。道人自觀行處。又觀世間。當如是游戲耳。

淨業障經曰。世尊謂無垢光曰。寢夢犯欲。本無差別。一切諸法本性清淨。然諸凡夫愚小無智。於無有法不知如故。妄生分別。以分別故。墮三惡道。古佛同聲說偈曰。諸法同鏡像。亦如水中月。凡夫愚惑心。分別癡恚愛。諸法常無相。寂靜無根本。無邊不可取。欲性亦如是。然教乘所論。開遮不一。故曰九結十纏。性雖空寂。初心學者。且須離之。是以諸佛所說深經。先誠不可於新發意菩薩說。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。又為觀淺根浮。信解不及故也。

道吾真禪師孤硬。具大知見。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。當時慈明會中。先數會。真二大士為龍象。然開法。皆遠方小剎。眾纔二十餘輩。諸方來者。必勘驗之。往往望崖而退甚多。真臥病。院主問。和尚近日尊候如何。答曰。粥飯頭不得氣力。良久。曰。會麼。對曰。不會。曰。猫兒尾後帶研槌。或問。如何是佛。答曰。洞庭無蓋。予作偈曰。洞庭無蓋。凍殺法身。趙州貪食。牙齒生津。

翠嶺真點胸。英氣逸群。不虛許可。嘗客南昌章江寺。長老政公亦嗣慈明。性喜講說。學者多尚義學。真一日見政。則以手摳其衣。露兩脛緩步而過。政恠問之。對曰。前廊後架皆是葛藤。正恐絆倒耳。政為大笑。又問曰。真兄。我與你同參。何得見人便罵我。真熟視曰。我豈罵汝。吾畜一喙。準備罵佛罵祖。汝何預哉。政無如之何而去。見南禪師曰。我佗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飴主人。有僧自黃蘗來。我必勘之。南公曰。何必他日。我作黃蘗僧。汝今試問。真便問。近離什麼處。曰。黃蘗。真曰。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。是否。曰。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。真曰。有人傳至。南公笑曰。却是汝脚跟不點地。真亦大笑而去。好問學者。魯祖當日見來參者。何故便面壁去。未有契其機者。自作偈曰。坐斷千山與萬山。勸人除却是非難。池陽近日無消息。果中當年不自觀。

衡岳楚雲上人。生唐末。有至行。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。長七寸。廣四寸。而厚半之。作栴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。又刻八字於其上。曰。若開此經。誓同慈氏。皇祐間。有貴人遊山見之。疑其妄。使人以鉗發之。有血如綫出焉。須臾。風雷震山谷。煙雲入屋。相捉不相見。彌日不止。貴人大驚。投誠懺悔。嗟乎。願力所持。乃爾異也。予嘗經游。往頂戴之。細看血綫依然。貫休有詩贈之曰。剔皮刺血誠何苦。為寫靈山九會文。十指瀝乾終七軸。後來求法更無君。

永明和尚曰。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。此豈究竟。解但為遣情耳。說但為破執耳。情消執盡。則說解何存。真性了然。寂無存泯。所以若言即與不即。皆落是非。譬掛有無。即非正念。故三祖大師云。纔有是非。紛然失心。時有僧問。凡涉有無。皆成邪念。若關能所。悉墮有無。如何是正念而知。答曰。瑞草生嘉運。林華結早春。此是禪宗之妙。於諸方便中。最為親語。

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窓偈曰。為愛尋光紙上鑽。不能透處幾多難。忽然撞著來時路。始覺平生被眼瞞。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。五陵公子游花慣。未第貧儒自古多。冷地看他人富貴。等閑不奈幞頭何。予謂此老筆端有口。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。

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。可遇賊斫臂。以法御心。初無痛苦。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。予讀之。每失笑且嘆宣暗於辨是非也。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。於林傳則曰。林遇賊斫臂。呼號不已。故人呼為無臂林。林與二祖友善。一日同飮。恠其亦以一手進。問其故。對曰。我無臂舊矣。豈有游從之人為賊斫臂。久而不知。反相問者耶。夫二祖以求法故。世無知者。林公以遇賊故。人皆知之。宣雷同之。辱誣先聖過矣。彼神清何為者也。據以為書。又可以發一笑。雖然孟子曰。盡信書不如無書。學者亦可以鑒於此。

慈明老人性豪逸。忽繩墨。凡聖莫測。初奔南源。歸省其母。以銀盆為之壽。其母投諸地。罵曰。汝少行脚。負布囊去。今安得此物。吾望汝濟我。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。慈明色不怍。徐收之。辭去。謁神鼎譚公師叔。譚公。首山之子。望高叢林。住山三十年。影不出山。諸方莫有當其意者。慈明通謁稱法姪。一眾大笑。譚公使人問。長老何人之嗣。對曰。親見汾陽來。譚訝之。出與語。應答如流。大奇之。會道吾虛席。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。譚以慈明應召。湘中衲子聞其名。聚觀之。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。而平昔廓落乃如此。微神鼎則殆。亦谷泉之流也。然至人示現。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。

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。叢林商略甚眾。自非道眼明白。親見作家。莫能明也。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。文殊是七佛之師。為什麼出此女子定不得。罔明菩薩下方而至。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。莫有對者。乃自對曰。僧投寺裏宿。賊入不慎家。予滋愛其語。作偈記之。曰。出定只消彈指。佛法豈用工夫。我今要用使用。不管罔明文殊。雲菴和尚見之。明日升座。用前話乃曰。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。若言無。文殊何

故出女子定不得。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。大眾同到座前。與罔明出女子定。是同是別。良久。曰。不見道。欲識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亦有偈曰。佛性天真事。誰云別有師。罔明彈指處。女子出禪時。不費纖毫力。何曾動所思。眾生總平等。日用自多疑。

大愚芝禪師。作偈絕精峭。予猶及見。老成多誦之。其作僧問洞山。如何是佛。答云。麻三斤。偈曰。橫眸讀梵字。彈舌念真言。吹火長尖嘴。柴生滿竈烟。又作雲門普字偈曰。說佛說法廣鋪舒。矢上加尖也太愚。明眼衲僧傍觀見。一條拄杖兩人舁。又示眾曰。沙裏無油事可哀。翠嶺嚼飯餵嬰孩。佗時好惡知端的。始覺從前滿面灰。

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。人死。識當何所歸。答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對曰。生則端愿已知。曰。生從何來。李留後擬議。達觀搥其胸曰。只在這裏。思量箇什麼。對曰。會也。只知貪程。不覺蹉路。達觀拓開曰。百年一夢。又問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。答曰。諸佛向無中說有。眼見空華。太尉就有中覓無。手[據-豕+旦]水月。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。心外見天堂欲生。殊不知欣怖在心。善惡成境。太尉但了自心。自然無惑。進曰。心如何了。答曰。善惡都莫思量。又問。不思量後。心歸何所。達觀曰。且請太尉歸宅。住潤州浮玉山。禪者景向。嘉祐五年正月元日。登堂敘出世始末。大眾悲戀。下座入方丈趺坐。眾復擁至。以手揮曰。各就壁立。勿譁。少頃。寂然而逝。

予讀大宋僧史會要。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。嘗游嵩山。見畫壁。指問道士曰。此何像。對曰。老子化胡成佛圖。楊公曰。何不化胡成道。而反成佛耶。道士不能答。傳以為名言。

雪竇通禪師。長沙岑大蟲之子也。每謂諸同伴曰。但時中常在。識盡功成。警然而起。即是傷他。而況言句乎。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。外紹。臣種。王種。借句。挾帶。直饒未嘗忘照。猶為外紹。謂之臣種。亦謂之借。謂之誕生。然不若絲毫不隔。如王子生下即能紹種。謂之內紹。謂之王種。謂之句。非借也。借之為言。一色邊事耳。不得已應機利生。則成挾帶。汾陽無德禪師偈曰。士庶公侯一道看。貧富賢愚名漸次。將知修行亦須具眼。予參至此。每自嗟笑。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。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。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。當以止觀力。功熟乃證知。急亦不得成。而緩亦不得。但知常不休。必定不虛弃。如乳中有酪。要須待其緣。彼緣緣之中。本無有作者。故其酪成已。亦無有來處。亦非是本有。如來智慧海。方便亦如是。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。

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。似地擎山。不知山之孤峻。如石含玉。不知玉之無瑕。若能如是。是真出家。大法眼禪師曰。理極亡情謂。如何有喻齊。到頭霜夜月。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。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。元是住居西。邃導師曰。老僧平生

百無所解。只是日日一般。雖住此間。隨緣任運。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。

古之人有大機智。故能遇緣即宗。隨處作主。巖頭和尚曰。汝但識綱宗。本無是法。予嘗與客論。靈雲見桃華偈曰。三十年來尋劍客。幾回葉落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。直至如今更不疑。瀉山老子無大人相。便云。從緣入者。永無退失。獨玄沙曰。諦當。甚諦當。敢保老兄猶未徹在。客問予。未徹之處安在哉。為作偈曰。靈雲一見不再見。紅白枝枝不著花。耐耐釣魚船上客。却來平地攬魚鰕。

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。時大岳。雪竇號為飽參。且有機辨。至東山之下。雪竇令大岳先往。岳包腰徑入方丈。時戒歸。自外見之。呼云。作什麼。岳回首。以手畫圓相示之。戒曰。是什麼。岳曰。胡餅。戒曰。趁爐竈熱更搭一箇。岳擬議。曳拄杖趁出門。岳曰。顯川這關西子無面目。休去好。戒暮年弃其徒。來游高安。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。寶好名。賣之不為禮。至大愚未幾。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。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。

瀉山大圓禪師曰。道人心。質直無偽。無背無面。無詐妄心。一切時中。視聽尋常。更無委曲。亦不閉眼塞耳。但情無附物即得。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。若無如許多惡覺。情見。想習之事。譬如秋水澄淨。清淨無為。淡佇無礙。喚作道人。亦名無事人。或問。頓悟之人更用修否。曰。若真實悟得底。佗自知時節。修與不修。是兩頭語。今雖從緣得。一念頓悟自理。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。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。即是修也。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。從聞入理。聞理深妙。心自圓明。不居惑地。縱有百千妙義。抑揚當時。此乃得坐披衣。自解作活計始得。以要言之。則實際理地。不受一塵。萬行門中。不捨一法。若也單刀直入。則凡聖情盡。體露真常。理事不二。即如如佛。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。何須復修。設不修行。無緣證聖。情隨向背。終落斷常。不知三世如來。十方菩薩所有修習。皆自隨順覺性而已。則大瀉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。不亦宜乎。

法眼禪師之子。有慧明道人者。知見甚高。下視諸方。初菴於大梅山。有禪者來游。明問曰。近離何處。對曰。城都。曰。上座離城都到此山。則城都少上座。此山剩上座。剩則心外有法。少則心法不周。說得道理即住。不會即去。禪者莫能對。又遷止天台山。有彥明道人者。俊辨自負。來謁師。師問曰。從上先德有悟者麼。對曰。有之。曰。一人發真歸源。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舉手指曰。只今天台山巖然。如何得消殞去。明張目直視。遯去。又問諸老宿曰。雪峰塔銘曰。夫從緣而有者。始終而成壞。非從緣而有者。歷劫而長堅。堅之與壞即且止。雪峰只今在什麼處。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。不貴知解。雲庵每曰。汝輩皆知有。只是用不得。如慧明道人。可謂善用者也。

予讀傳燈錄。愛老安之子。所謂破竈墮者。深證無生。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。紹聖中。再游廬山。見其畫像。為作贊曰。嵩山屋老竈有神。民爭祠之日宰烹。師與門

人偶經行。即而視之因嘆驚。此唯土瓦和合成。是中何從有聖靈。以杖敲之輒墮傾。須臾青衣出笑迎。謝師為我談無生。言訖登空如鳥輕。門人問之拜投誠。伏地但聞破墮聲。君看一躄情非情。皎如朗月懸青冥。未證據者以事明。鞭草血流石吼升。涅槃門開見戶庭。老安憐兒為作名。金屑雖貴翳眼睛。

金華懷志上座。性夷粹。飽經論。東吳學者尊事之。嘗對客曰。吾欲會天台。賢首。唯識三宗之義。折中之。為一書以塞影迹之諍。適有禪者居坐末。曰。賢首宗祖師謂誰。志曰。杜順和尚。禪者曰。順有法身頌曰。懷州牛喫禾。益州馬腹脹。天下覓醫人。灸猪左膊上。此義合歸天台。唯識二宗何義耶。志不能對。禪者曰。何不游方去。志於是罷講。南詢至洞山。時雲菴和尚在焉。從之游甚久。去游湘上。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。氣韻閑淡。過客謁之多不言。侍者問之。答曰。彼朝貴人多知多語。我粥飯僧見之。自然口吻遲鈍。去僧問。住山有何趣味。答曰。山中住。獨掩柴門無別趣。三箇柴頭品字煨。不用援毫文彩露。又曰。萬機俱罷付癡憨。蹤迹常容野鹿參。不脫麻衣拳作枕。幾生夢在綠蘿庵。年六十二。思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。照住龍安。遂徑去。予嘗作偈寄之曰。看徧三湘萬頃山。江南歸去臥龍安。只將一味無求法。留與叢林作[打-丁+兼]看。又曰。鬧中拋擲亦奇哉。句裏藏身活路開。生鐵心肝含笑面。不虛參見作家來。

杭州上天竺辨才法師元淨。悟法華三昧。有至行。弘天台教號稱第一。東吳講者宗向之。時秀州有狂人。號回頭。左道以鼓流俗。宣言當建宰堵波為吳人福田。施者雲委。然憚入杭境。以辨才不可欺故也。不得已既來。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。且遣使通問曰。今以修造錢若干。願供僧一堂。淨答其書曰。道風遠來。山川增勝。誨言先至。喜慰可量。承以營建淨檀為飯僧之用。竊聞教有明文。不許互用。聖者既遣明誨。不知白佛當以何辭。佇聞報章。即令撰疏文也。狂人大驚。慚見其徒。然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。淨厲語曰。出家兒須具眼始得。彼誠聖者。吾敢不恭。如其誕妄。知而同之。是失正念。吾聞聖者俱佗心通。今夕當與爾曹虔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。即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。明日率眾出迎。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。學者皆服。

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。前後八請皆不出世。燕居襄陽白馬寺。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。勸請說法。既至。宗風大振。迹不越閩。自為不出院歌以見志。北地苦寒。因罷夜參。忽有梵僧乘雲而至。問所以不說之意。師以眾僧不可夜立為詞。梵僧曰。時不可失。此眾雖不多。然中有六人。異日為大宗師。道廬人天。可開大慈。為法施。不可愆也。言卒而沒。師明日上堂曰。胡僧金錫光。為法到汾陽。六人成大器。勸請為敷揚。時大愚芝。石霜圓。瑯琊覺。法華舉諸公。咸在會下。

永嘉禪師偈曰。若以知知寂。此非無緣知。如手執如意。非無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。亦非無緣知。如手自捉拳。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。亦不自知知。不可為無知

。以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。如手不執物。亦不自作拳。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。不同於兔角。智覺禪師曰。斯為禪宗之妙。故今用之而復小異。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為真道。若奪之者。但顯本心。不隨妄心。未有智慧照了心源故。須能所平等。等不失照。為無知之知。此知之於空寂無生。如來藏性方有妙耳。智覺之意欲偈兼言明悟。永嘉止說悟後之病。二老之言皆是也。然天下之理。豈可以一言盡耶。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。

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。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。鄉邑。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。豈絕口而略不云乎。此可疑也。曰。予視房碑曰。大師嘗謂道信云。有人借問。勿道於我處得法。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。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。乃忘其心。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。況其姓族。鄉國俗間之事。肯以為意耶。予讀至此。知明教所得多矣。王文公亦曰。古之有道者。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。況身後之名乎。如亮公之逃西山。常公之菴大梅。歸宗之眯其目。法正之不言名姓。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。故其化去數百年。凜凜尚有生氣。彼無意於此世爭。以此與之。蓋理之固然。

南禪師住歸宗。時遣化至虔上。化人還。白曰。虔有信士劉君。臨行送至郊外。祝曰。為我求老師偈一首。為子孫世世福田。明年。師以偈寄之曰。虔上僧歸廬岳寺。首言居士乞伽陀。授毫示汝箇中意。近日秋林落葉多。後四十年。雲菴復住歸宗。法席盛於前日。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飭僧。敘其事。雲菴上堂有偈曰。先師昔住金輪日。有偈君家結淨緣。我住金輪還有偈。却應留與子孫傳。

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為大福德。怒曰。生經七日。母便命終。豈謂大福德相。讚者曰。年志俱盛而不卒暴。打之不嗔。罵之不報。是故我言大福德相。怒者聞而心服。故慈為無盡福德相。故沙門能世福田者。以慈修身故也。

永明和尚曰。此重玄門。名言路絕。隨智所演。以廣見聞。唯證方知。非情所解。若親證時。悉是現量之境。處處入法界。念念見遮那。若但隨文義所解。只是陰識依通。當逆順境時。還成滯礙。遇差別問處。皆是疑情。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。華嚴經有幾種法界。對曰。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。廣而言之重重無盡。鹽官舉拂子云。是第幾重法界。大師俛首擬答之。鹽官訶曰。思而知。慮而解。是鬼家活計。日下孤燈。果然失照。出去。予聞華嚴宗曰。勝熱婆羅門。火聚刀山。是般若無分別智。彼疏義者。如葉公畫龍。真龍忽見。投筆怖走。

洞山圓禪師嗣雪竇。年甚少。開先暹道者舉之。以應筠人之請。時南禪師住黃檗。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。南公默無所言。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。自申時至三鼓。圓公即起曰。夜深妨和尚偃息。趨出。明日各還山。南公偶問永首座。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。永曰。不識。止聞其名。久之。進曰。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。南公曰。奇人。永退問侍者。汝隨和尚見洞山。夜語及何事。侍者以實告。永笑曰。疑殺天下人。

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。然年代寢遠。昧者多改易其語。以循其私。其大害意者。如曰。夜半子。心住無生即生死。心法何曾屬有無。用時使用沒文字。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。言則工矣。然下句血脉不貫。既曰生死不屬有無。又曰用時使用。何哉。

予在湘山道林。有僧謂予曰。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。久之。偶仰首就架取衣。方薦其旨。予戲曰。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。僧首肯之。予曰。祖師夜聞二僧徵詰。即謂曰。非風幡動。仁者心動。縱其張目於暗中。二僧何以識之。僧大慍而去。無盡居士嘗為予言。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。不肯諸方。吾問蜺子答祖師西來意。乃曰。神前酒臺盤。意旨如何。其僧張目直視曰。神前酒臺盤。無盡戲之曰。廟中是夕有燈則已。不然。蜺子佛法遂為虛施。

靈源禪師謂予曰。吾嘗在龍舒。見龍門顯道人發課。莫有能逃其言者。意有必道。顯曰。但有所見即道。微入思惟。即不靈矣。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。其精妙世以一二數。亦嘗告予以此意。彼術之至者且爾。況有大於此者。而欲以思慮求乎。

鄧峰永庵主嘗問僧審奇。汝久不見。何所為。奇曰。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。永曰。試舉似我。奇因敘其所得。永曰。汝是。偉未是。奇莫測。歸語于偉。偉大笑曰。汝非。永不非也。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。南公亦大笑。永聞之。作偈曰。明暗相參殺活機。大人境界普賢知。同條生不同條死。笑倒庵中老古錐。觀其語言。想見當時法喜遊戲之逸韻。使永公施於今。則其取詬辱必矣。

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。沿流不止問如何。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如不稟。吹毛用了急須磨。而傳者作急還磨。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鬻體無識語。作偈曰。枯木龍吟方見道。鬻體無識眼方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。當人那辨濁中清。而傳者作消不盡。二宗兩偈甚微。而一失其旨。則為害甚大。故不可不辨所言。用了急須磨者。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。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。喜識盡時消息盡。當人那辨濁中清者。達觀所謂偏正[牙-(必-心)+?]縱橫。迢然忌十成。龍門須要透。鳥道不堪行。石女霜中織。泥牛火裏耕。兩頭如脫得。枯木一枝榮是也。

無盡居士嘗問予曰。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。其正中來曰。但能莫觸當今諱。也勝知朝斷舌才。先德之意雖明妙挾。然知朝斷舌。必有本據。而言前古無斷舌事。矧又曰知朝。尤無謂也。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。予曰。舊本曰。也勝前朝斷舌才。意用隋賀若弼之父孰。為宇文護所忌害之。臨刑戒之曰。吾以舌死。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。使慎口。隋興唐之前。前朝刺舌。非知朝明矣。然斷舌。刺舌意則同耳。無盡屬予記之。

道圓禪師。南雄州人。姓純至。小游方。雖飽參而未大通透。聞南禪師居黃蘗積翠庵。往依之。一日。燕坐下板。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。一僧曰。只如不昧因果。也未脫得野狐身。一僧應聲曰。便是不落因果。亦何曾墮野狐身耶。圓悚然異其語。

不自覺其身之起意。行上庵頭。過澗。忽大悟。見南公。敘其事未終。涕交頤。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。忽起作偈曰。不落不昧。僧俗本無忌諱。丈夫氣宇如王。爭受囊藏被蓋。一條柳[木*栗]任縱橫。野狐跳入金毛隊。南公大笑。久之。又作風幡偈曰。不是風兮不是幡。白雲依舊覆青山。年來老大渾無力。偷得忙中些子閑。予昔聞雲菴大稱賞之。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。雲庵化去。偶檢故書。見其手疏此二偈。意若欲傳而未果者。於是錄之。或聞圓公住大庾雪峰寺。

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。永嘉云。了即業障本來空。未了應須償夙債。只如師子尊者。二祖大師為什麼亦償夙債。長沙曰。大德不識本來空。曰。如何是本來空。長沙曰。業障是。又問曰。如何是業障。長沙曰。本來空是。乃有偈曰。假有元非有。假滅亦非無。涅槃償債義。一性更無殊。龍勝中觀論曰。業不從緣生。不從非緣生。是故則無有。能起於業者。無業無作者。何有業生果。若其無有果。何有受業者。問曰。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。現見眾生作業。受果報。是事云何。答曰。如世尊神通。所作變化人。如是變化人。復作變化人。如初變化人。是名為作者。變化人所作。是則名為業。諸煩惱及業。皆如幻與夢。亦如炎與響。以龍勝之意。會長沙之言。達無作妙旨。游此世界。如夢中了了。醉裏惺惺。

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。臨濟三玄。至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。豈非視後進惰於參尋。得少為足。警之以徧參耶。今有問知識者。則答曰。吾家自有本分事。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。何足究哉。正如有不識字者。執卷問屋愚子。屋愚曰。此墨填紙耳。安用問我哉。三尺童子莫不笑之。昔有僧問雪峰和尚。臨濟有四喝。意旨如何。雪峰曰。我初發足。便往河北。不意中途大師化去。因不及見之。他家宗旨。我所未知。汝尋彼兒孫問之。僧以問南院。且言雪峰嘗遣之之意。南院望雪峰再拜曰。和尚真善知識。嗚呼。今饒饒語人如屋愚子者。聞雪峰用處。可不面熱汗下耶。

雲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。則曰。未也。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脚。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。色動顏面。彼存心於叢林。豈淺淺哉。今少年苾芻見其畫像。則指曰。這不通方漢也。死耶。

首楞嚴經曰。一切世間。生死相續。生從順習。死從流變。臨命終時。未捨煖觸。一生善惡。俱時頓現。古釋至此多略之。滋以為恨。及讀寶積經。有意釋此。今系於其下曰。善惡之業。所自作時。一生之中。何不自見。至捨壽時。方始頓現者。人生如夢。方作夢時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。要須覺時。夢中之事。了然自現。不待尋繹。亦復如是。

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。孤硬秀出。叢林時謂之感鐵面。首眾僧於江州承天。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。斗方譽於郡守。欲使嗣續之。且召感語其事。感曰。某念不至此。和尚終欲推出為眾粥飯主人共成叢席。不敢忘德。然若使嗣法。則某自有師矣。

佛印心服之。業已言之。因成就不復易。遂開法。為黃龍之子。道價重一時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。不為宿夕計。郡將已下皆信敬之。有太守忘其姓名。新下車以事臨之。感笑作偈投郡庭。不揖而去。偈曰。院是大宋國裏院。州是大宋國裏州。州中有院不容住。何妨一鉢五湖游。太守使人追之。已渡江去矣。

餘杭政禪師住山。標致[宋-木+取]高。時蔣侍郎堂守錢塘。與師為方外友。師每來謁之。則跨一黃牛。以軍持掛角上。市人爭觀之。師自若也。至郡庭。始下牛。笑語終日而去。一日。蔣公留師曰。適有過客。明日府中當有會。吾師固不飲。能為我少留一日。因欲清話。師諾之。蔣公喜甚。明日使人要之。留一偈而去矣。曰。昨日曾將今日期。出門倚杖又思惟。為僧只合居崑谷。國士筵中甚不宜。坐客皆仰其高韻。又作山中偈曰。橋上山萬層。橋下水千里。唯有白鷺鷥。見我常來此。冬不擁爐。以荻花作毬。納足於中。客至共之。清論無窮。秀氣逼人。秋夏好翫月。盤膝大盆中。浮於池上。自旋其盆。吟笑達旦。率以為常。九峰鑿韶禪師嘗客門下。韶坦率垢汗不事事。每竊笑之。一夕將臥。師使人呼韶。不得已輦頰而至。師曰。好月勞生擾擾。能幾人暇與之對耶。韶唯唯。已而呼行者熟炙。韶方飢。意作藥石。久之。乃橘皮湯一盃。

靈源禪師為予曰。有居士吳敦夫。才敏。銳意學道。自以多見知識。心地明淨。偶閱鄧隱峰傳。見其倒卓化去。而衣亦順身不褪。竊疑之曰。彼化之異固莫測。而衣亦隨之。何也。以問晦堂老人。晦堂曰。汝今衣順垂于地。復疑之乎。曰。無所疑也。晦堂笑曰。此既無疑。則彼倒化。衣亦順躄。何疑之有哉。敦夫言下了解。故其一時應機之辨。如雷如霆。開警昏聩者多矣。

金剛經曰。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。佛言。須菩提。彼非眾生。非不眾生。何以故。須菩提。眾生眾生者。如來說非眾生。是名眾生。此義深渺。從上聖賢語秘旨妙。學者多聽瑩。佛意卒不明。獨定林老人解曰。以慧命觀眾生。如第五大。如第六陰。如第七情。孰為眾生。以眾生觀眾生。然後妄見其為有。則眾生非慧命者之眾生。是眾生之眾生而已。眾生眾生者。即非眾生。然是乃所謂眾生也。則聞說是法。苟能悟本性相。何為不生信心。以慧命觀眾生。不見其為有。則云何度眾生耶。曰眾生有眾生。而眾生非有。慧命無眾生。而眾生非無。以是義故。度眾生。

大智禪師曰。此事不是一切名目。何以不以實語答耶。曰。若為雕琢得虛空為佛相貌。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。如維摩云。法無有比。無可喻故。法身無為。不墮諸數故。故曰。聖躰無名不可說。如實理空門難湊喻。如太末蟲處處能泊。唯不能泊火焰之上。眾生亦爾。處處能緣。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每見學者多悞領其意。謂眾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。非也。此法非情識所到。故三祖大師曰。非思量處。識情難測。

青龍道氤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。嘗造疏疏此經。精博淵微。窮法體相。諸師莫能望其藩垣。唐明皇亦留意經義。自注釋之。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。先世罪業則為消滅處。不能自決其義。以問氤氤。對曰。佛力法力。三賢十聖亦不能測。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。更沈注想。自發現行。明皇於是下筆不休。其天縱神悟之辯。一期應答。掃滯惑於言下。揭般若於現前。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。

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。鑿。僧擬對之。則曰。咦。後學錄其語為偈。曰顧鑿頌。德山圓明禪師。雲門之高弟也。刪去顧字。謂之抽顧頌。因作偈通之。又謂之擡箭商量。偈曰。相見不揚眉。君東我亦西。紅霞穿碧海。白日遶須彌。雲菴亦有偈曰。雲門抽顧。自有來由。一點不到。休休休休。今禪者多漫汗之。問其意旨。則往往瞠目怒視。曰。此是道眼因緣也。不亦悞哉。又其室中語曰。盡大地是法身。枉作箇佛法知見。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。見屋但喚作屋。而校證者易之曰。枉作箇佛法中見。又曰。自小養一頭水牯牛。擬向溪東放。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擬向溪西放。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處納些子。他總不妨。今本乃曰。他總不見。如此之類甚眾。然此二字雖細事。其失先德妙旨。不為不傷。當有知者耳。

英邵武臨終安坐。為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。乃曰。吾即化。骨石可藏於普會塔。吾生平與大海眾居。死不忍與之離。非有他也。古之聖賢。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。成辦道果。今時衲子德薄垢重。志願衰劣。多生厭退。是大可憫笑也。師既化。眾終不忍。不得已投於水中。故泐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。

舜老夫天資英特。飽叢林。初。自棲賢移居雲居。授牒陞座。白眾曳杖而去。暮年以身律眾尤謹嚴。嘗少不安。即白維那下涅槃堂。病愈即入方丈。惜其傷慈。有所開示。但曰。本自無事。從我何求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。聞之。謂侍者曰。老夫耄矣。何不有事令無事。無事令有事。是謂淨佛國土。成就眾生。

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。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。洞然明白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。故知古之得道者。莫不一切仍舊。有僧問永明和尚。眾生與佛既曰同體。何故苦樂有殊。答曰。諸佛悟達法性。皆了自心源。妄想不生。不失正念。我所心滅故。不受生死。即究竟常寂滅。以寂滅故。乃樂自歸。一切眾生迷於真性。不達本心。種種妄想。不得正念。故即憎愛。以憎愛故。心器破壞。即受生死。諸苦自現。欲知法要。守心第一。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。無有是處。

悅禪師妙年奇逸。氣壓諸方。至雪竇。時壯歲與之辨論。雪竇常下之。每會茶。必令特榻於其中。以尊異之。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。及悅公出世。道大光耀。有蘭上座者。自雪竇法窟來。悅公勘詰之。大驚。且譽於眾。相從彌年而後去。前輩之推轂後進。其公如此。初。未嘗以雲門。臨濟二其心。今則不然。始以名位惑。卒以宗黨膠固。如里巷無知之俗。欲求古聖之道復興。不亦難哉。

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。先至一居士家。居士高行。為郡所敬。意所與奪。莫不從之。故諸方乞士至。必首謁之。舜老夫方年少。不知其飽參。頗易之。居士曰。老漢有一問。上人語相契則開疏。如不契。即請却。還新豐問。古鏡已磨時如何。對曰。照天照地。未磨時如何。曰。黑如漆。居士曰。却請還山。舜即馳歸。舉似聰禪師。聰為代語。舜即趨問曰。古鏡未磨時如何。聰曰。此去漢陽不遠。磨後如何。曰。黃鶴樓前鸚鵡洲。舜於言下大悟。聰公機鋒不可觸。真雲門之孫。嘗自植松。口誦金剛經不輟。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。松皆參天。乃師手植也。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。語言全不滯。高躡祖師蹤。夜坐連雲石。春栽帶雨松鑑分。金殿燭。山答月樓鐘。有問西來意。虛堂對遠峰。

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。澄已稱其悟解。使分座說法。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。及其至慈明席下。聞夜參。氣已奪矣。謀往咨詢。三至寢堂三不進。因慨然曰。大丈夫有疑不斷。欲何為乎。即入室。慈明呼左右使進榻且使坐。南公曰。某實有疑。願投誠求決。惟大慈悲故。不惜法施。慈明笑曰。公已領眾行脚。名傳諸方。有未透處。可以商略。爾何必復入室耶。南公再三懇求不已。慈明曰。雲門三頓棒因緣。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。無喫棒分。對曰。實有喫棒分。慈明曰。書記解識止此。老僧固可作汝師。即遣禮拜。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。予嘗聞靈源禪師曰。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。因同舊說併錄於此。

福州善侍者。慈明高弟。當時龍象數道吾真。楊岐會。然皆推服之。嘗至金鑾。真點胸自負親見慈明。天下莫有可意者。善與語。知其未徹。笑之。一日山行。真舉論鋒發。善取一瓦礫置石上。曰。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。許你親見老師。真左右視。擬對之。善喝曰。佇思停機。識情未透。何曾夢見去。真大愧悚。且圖還霜華。慈明見來。曰。本色行脚人。必知時節。有什麼忙事。解夏未久。早已至此。對曰。被善兄毒心。終礙塞人。故復來見和尚。慈明曰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對曰。無雲生嶺上。有月落波心。慈明瞋目喝曰。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。如何脫離生死。真不敢仰視。淚交頤。久之。進曰。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。慈明曰。無雲生嶺上。有月落波心。真大悟於言下。真公爽氣逸出。機辯迅捷。叢林憚之。開法於翠嶺。嘗曰。天下佛法如一隻舡。大寧寬師兄坐頭。南樞頭在其中。可真把梢。去東也由我。去西也由我。善公尋還七閩。佯狂垢污。世莫有識之者。或聞晚住鳳林。

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[宋-木+取]久。所至叢林。師必作寺主。慈明化去。託迹九峰。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。時長老勤公驚曰。會監寺何曾參禪。萬一受之。恐失州郡之望。私憂之。會受請。即陞座。機辨逸格。一眾為傾。下座。勤前握其手曰。且得箇同參。曰。如何是同參底事。勤曰。楊岐牽犁。九峰拽把。曰。正當與麼時。楊岐在前耶。九峰在前耶。勤擬議。會喝曰。將謂同參。却不同參。自是道價重諸方。衲子過其門。莫不伏膺。嘗因雪示眾曰。楊岐乍住屋壁踈。滿床盡布雪真珠。縮却項。

暗嗟吁。翻憶古人樹下居。其活計風味類如此。

仰山和尚。僧問。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。意旨如何。山曰。此亦閑事。汝若會。不從外來。不會亦不失。吾今問汝。汝參禪學道。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佛性。語底是耶。默底是耶。總是總不是耶。若認語底是。如盲摸著象耳。鼻。牙者。若認默底是耶。是無思無念。如摸象尾者。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。如摸象背者。若道總是。如摸象四足者。若道總不是。拖本象落在空見。正當諸盲皆云見象。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。若汝透得六句。不要摸象最為第一。莫道如今鑒覺是。亦莫道不是。所以祖師曰。菩提本無是。亦無非菩提。更覓菩提處。終身累劫迷。又曰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有塵埃。其弟香巖老亦曰。的的無兼帶。獨立何依賴。路逢達道人。莫將語默對。予嘗問僧。既不將語默對。何以對之。僧未及答。忽板鳴。予曰。謝子答話。

龍勝菩薩曰。若使先有生。後有老死者。不老死有生。生不有老死。若使有老死。而後有生者。是則為無因。不生有老死。以此偈觀眾生生死之際。如環上尋始末。無有是處。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。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。特其不二於物耳。

維摩經曰。善來文殊師利。不來相而來。不見相而見。文殊師利言。如是居士。若來已。更不來。若去已。更不去。所以者何。來者無所從來。去者無所至。所可見者更不可見。起信論曰。若心有見。則有不見之相。心性離見。即是徧照法界義故。乃知心外無法。徧照義成。苟有去來相見。則遺正義也。如人言風性本動。是大不然。風本不動。能動諸物。若先有動。則失自躰。不復更動。則知動者。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。去來相見。亦復如是。

洞山聰禪師。韶之曲江人。見文殊應天真和尚。初游廬山。莫有知之者。時雲居法席[宋-木+取]盛。師作燈頭。聞僧眾談泗州僧伽近於揚州出現。有設問者曰。既是泗州大聖。為什麼向揚州出現。聰曰。君子愛財。取之有道。一眾大笑。有僧至蓮華峰祥菴主所。舉似之。祥公大驚曰。雲門兒孫猶在。中夜望雲居拜之。聰之名遂重叢林。祥公。奉先深禪師之嗣。知見甚高。氣壓諸方。嘗示眾曰。若是此事。最是急切。須是明取始得。若是明得。時中免被拘繫。便得隨處安閑。亦不要將心捺伏。須是自然合佗古轍去始得。纔到學處分劑。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為佛法。幾時得心地休歇去。上座。却請與麼相委好。臨終上堂。舉拄杖問眾曰。汝道古佛到這裏。為什麼不肯住。眾莫有對者。乃自曰。為佗途路不得力。復曰。作麼生得力去。橫拄杖肩上曰。柳[木*栗]橫擔不顧人。却入千峰萬峰去。言訖而化。嗟乎。今之學者。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。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。知其為雲門兒孫。其後莫能逃其言。今雖對面終身論辯。莫辨邪正者有矣。其故何哉。以其臨死生之際。超然自得如此。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。惜乎莫有嗣之者。師與西峰雲豁禪師。兄弟也。

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。大智之高弟。其先嘗誦涅槃經。不言姓名。時呼為涅槃和尚。住成法席。師功最多。使眾開田方說大義者。乃師也。黃蘗。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。唐文人武翊黃撰其碑甚詳。柳公權書妙絕古今。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。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。誤矣。及觀正宗記。則有惟政。法正。然百丈第代可數。明教但皆見其名。不能辨而俱存也。今當以柳碑為正。

古佛偈曰。如人掘路土。私人造為像。愚人謂像生。智者言路土。後時官欲行。還將像填路。像本無生滅。路亦非新故。又偈曰。諸色心現時。如金銀隱起。金處異名生。與金無前後。故文殊師利言。此會諸善事。從本未曾為。一切法亦然。悉等於前際。所以正作時無作。以無作者故。當為時不為。以無自性故。任從萬法縱橫。常等無生之際。乃知磁石決不吸鐵。無明不緣諸行。龐公臨終偈曰。空花落影。陽焰翻波。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。此為不墮有無之見。妙得無生之旨也。學者可深觀之。

大智度論曰。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。心無形質。皆是虛妄。以是故。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波羅蜜。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。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。自無所作。水少香故。動作勝地。火少香味故。勢勝於水。風少色香味故。動作勝火。心無四事故。所為力大。又以心多煩惱。結使繫縛故。令心力少有漏。善心雖無煩惱。以心取諸法相故。其力亦少。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。以智慧有量。及出無漏道時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。不盡心力。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。常處禪定。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。諸法實相其實不異。但智有優劣。行般若波羅蜜者。究竟清淨。無所罣礙。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。大地諸山微塵故。知其心有此大力。眾生妄隔而不自覺知。我願聞此法者。隨順禪定。而自修行。使稱覺體本來清淨。此非興役功用之難。第約之心耳。今家山徧十方。衣食可終老。人生可憂者。皆已免離。於此不以為意。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。

景福順禪師。西蜀人。有遠識。為人勤渠。叢林後進皆母德之。得法於老黃龍。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。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。有贊其像者曰。與訥偕行。與璉偕處。得法於南。為南長子。然緣薄。所居皆遠方小剎。學者過其門莫能識。師亦超然自樂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。壽八十餘。坐脫於香城山。顏貌如生平。生與潘廷之善。將終。使人要延之敘別。延之至。而師去矣。其示眾多為偈。皆德言也。有偈曰。夏日人人把扇搖。冬來以炭滿爐燒。若能於此全知曉。塵劫無明當下消。又作趙州勘婆偈曰。趙州問路婆子。答云直與麼去。皆云勘破老婆。婆子無你雪處。同道者相共舉。又作黃龍三關頌曰。長江雲散水滔滔。忽爾狂風浪便高。不識漁家玄妙意。偏於浪裏颭風濤。又曰。南海波斯入大唐。有人別寶便商量。或時遇賤或時貴。日到西峰影漸長。又曰。黃龍老和尚。有箇生緣語。山僧承嗣伊。今日為君舉。為君舉猫兒。偏解捉老鼠。

朱顯謨世英。昔官南昌。識雲庵。未幾。移漕江。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。雲庵答之曰。辱書以佛法為問。佛法至妙無二。但未至於妙。則[牙-(必-心)+?]有長短。苟至於妙。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。本來成佛。如實自在。如實安樂。如實解脫。如實清淨。而日用唯用自心。自心變化。把得使用。莫問是非。擬心思量。已不是也。不擬心。一一天真。一一明妙。一一如蓮華不著水。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。悟自心故成佛。而眾生即佛。佛即眾生。由迷悟故有彼此也。如今學者。多不信自心。不悟自心。不得自心明妙受用。不得自心安樂解脫。心外妄有禪道。妄立奇特。妄生取捨。縱修行。落外道。二乘禪寂斷見境界。雲菴之言。蓋救一時之弊。然其旨要。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。故私識之。

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。將引對。有司使習儀累日。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。師既見。但山呼。即趨登殿賜坐。即就榻槃足作加趺。侍衛驚相顧。師自如也。賜茶至。舉盞長吸。又蕩撼之。上問。受業何寺。對曰。承天永安。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。上大喜。語論甚久。既辭退。目送之。謂左右曰。真福僧也。侍者問。和尚見官家如何。對曰。喫茶相問耳。其天資粹美。吐辭簡徑。真超然可仰。

涿州尅符道者。見臨濟。機辯逸格。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旨要。作偈發明之。曰。奪人不奪境。緣自帶誦訛。擬欲求玄旨。思量反責麼。驪珠光燦爛。蟾桂影婆娑。覲體無差[牙-(必-心)+?]。還應滯網羅。奪境不奪人。尋言何處真。問禪禪是妄。究理理非親。日照寒光淡。山遙翠色新。直饒玄會得。也是眼中塵。人境兩俱奪。從來正令行。不論佛與祖。那說聖凡情。擬犯吹毛劍。還如值木盲。進前求妙會。特地斬精靈。人境俱不奪。思量意不偏。主賓言不異。問答理俱全。踏破澄潭月。穿開碧落天。不能明妙用。淪溺在無緣。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。又自作偈。系於其下曰。正中偏。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恠相逢不相識。隱隱猶懷昔日嫌。偏中正。失曉老婆逢古鏡。分明覲面更無他。休更迷頭猶認影。正中來。無中有路出塵埃。但能莫觸當今諱。也勝前朝斷舌才。偏中至。兩刃交鋒不須避。好手還同火裏蓮。宛然自有衝天氣。兼中到。不落有無誰敢和。人人盡欲出常流。折合還歸炭裏坐。臨濟。洞上二宗相須發揮大法。而是偈語。世俗傳寫多更易之。以徇其私。失先德之意。予竊惜之。今錄古本於此。正諸傳之誤。

報本元禪師孤硬。風度甚高。威儀端重。危坐終日。南禪師之門弟子。能蹤迹其行藏者。唯師而已。師初開法。法嗣書至。南公視其名。曰。吾偶忘此僧。謂專使曰。書未欲開。可令親來見老僧。專使反命。師即日包腰而來。至豫章。聞南公化去。因留嘆息。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。與語奇之。恨老師不及見耳。師道化東吳。人歸之者如雲。嘗自乞食。舟載而還。夜有盜舟人絕叫。白刃交錯於前。師安坐自若。徐曰。所有盡以奉施。人命不可害也。盜既去。達旦。人來視舟。意師死矣。而貌和神凝如他日。其臨生死禍福。能脫然無累如此。

延慶洪準禪師。桂林人。從南禪師游有年。天資純至。未嘗忤物。聞人之善如出諸己。喜氣津津生眉宇間。聞人之惡。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。見者莫不笑之。而其真誠如此。終始一如。暮年不領院事。寓迹於寒溪寺。壽已逾八十矣。平生日夕無佗營為。眠食之餘。唯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。臨終時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飯。唯一僕夫在。師携磬坐土地祠前。誦孔雀經一遍告別。即安坐瞑目。三日不傾。鄉民來觀者堵立。師忽開目見笑。使坐于地。有頃。門弟子還。師呼立其右。握手如炊熟。久寂然。視之去矣。神色不變。頰紅如生。道俗塑其像龕之。予嘗過其廬拜瞻。歎其平生多潛行密用。不妄求知於世。至於死生之際。乃能超然如是。真大丈夫也。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。觀一切法如虛空性。猶是漸證無心。至十地中尚有二愚。入等覺已。則一分無明未盡。猶如微煙。尚能懺悔。準之梵贊。其亦自治者歟。

南禪師居積翠時。一夕燕坐。光屬屋廬。誠侍者勿言于外。嵩明教既化。火浴之。頂骨。眼睛。齒舌。耳毫。男根。數珠皆不壞。如世尊言。比丘生身不壞。發無垢智光者。善根功德之力。如來知見之力。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清淨。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。非異世也。而獨爾殊勝者。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。予嘗作二偈曰。如來功德力。內外悉清淨。念起勿隨之。自然心無病。形與佛祖等。道致人天護。戒淨福人天。心空同佛祖。

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悅禪師塔。拜起。拊之曰。生耶。死耶。久之。自答曰。不可推倒塔子去也。旁僧曰。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。因作偈示之曰。不知即問。不見即討。圓滿現前。何須更道。維堅密身。生死病老。面前塔子。不可推倒。

南安崑儼和尚。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。異迹甚多。亦自有傳。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。但曰西峰而已。西峰在廬陵真廟。時有雲豁禪師者。奉先深公之高弟。深見雲門。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。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。謂之深。明二上座。儼和尚多以偈示人。偈尾必題四字。曰贈以之中。世莫能測。臨終謂眾曰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。本無生滅。示有去來。更疑何事。吾此日生。今正其時。乃右脇而臥。予曰。方其入滅乃曰。吾此日生。今正其時。

予嘗游東吳。寓於西湖淨慈寺。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。甚崇麗。寺有老衲為予言。永明和尚以賢首。慈恩。天台三宗[牙-(必-心)+?]相冰炭。不達大全。心館其徒之精法義者。於兩閣博閱義海。更相質難。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。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。西天此土賢望之言三百家。證成唯心之旨。為書一百卷傳於世。名曰宗鏡錄。其為法施之利。可謂博大殊勝矣。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。而學者有終身未嘗展卷者。唯飽食橫眠。游談無根而已。謂之報佛恩乎。負佛恩乎。

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。大宏正中妙挾之旨。其言妙麗。照映叢林。然歲月寢遠。多失其真。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。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敘之頗詳。予嘗得舊本。與五家宗派所載少差耳。傳燈系師為九峰虔之嗣。而達觀標師為雲居膺之子。不省達觀何

從得其實耶。然清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。作贊詞。其敘如傳燈所載。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。十玄之詞。其次敘當視其題目。皆連聯而作。前五首示其旨要。後五首使履踐之。然八首皆兩字為題。意雖相貫。而詞句疊為起伏。初曰心印偈。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。故又作祖意偈。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。故又作真機偈。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。故又作塵異偈。中曰三乘分別強安名。故又作三乘次第耳。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。至其六。則曰反本偈。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唱。故又作還鄉偈。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。是為正位坐却。則非妙挾。故又作回機。機妙則失宗。尚存知見。是謂大病。故又作轉位。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。異類全偏。却須歸正。使血脉不斷。故又作一色過後。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。五家宗派亦云。一色過後但塵異。為塵中有異而已。

南禪師風度凝遠。人莫涯其量。故其門下客多光明偉傑。名重叢林。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。予聞厚於義者薄於仁。師道也。師尊而不親。厚於仁者薄於義。親道也。親親而不尊。南公之意。豈不以是哉。

醉里有狂僧。號戒道者。依止聚落。無日不醉。然吐詞恠奇。世莫能凡聖之。有飲以酒者。使自為祭文。戒應聲曰。惟靈生在閻浮。不嗔不妬。愛喫酒子。倒街臥路。直得生兜率陀天。爾時方不喫酒故。何以故。淨土之中。無酒得沽。

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為宗。以無住為宗。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。纖塵不立也。而經贊福勝者半之。持戒修福者。有為事耳。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。必此人。何也。

王文公罷相。歸老鍾山。見衲子必探其道學。尤通首楞嚴。嘗自疏其義。其文簡而肆略諸師之詳。而詳諸師之略。非識妙者。莫能窺也。每曰。今凡看此經者。見其所示本覺妙明。性覺明妙。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。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。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。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。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。則此山川何嘗隨滅。人去境留。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不然。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。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下(終)